



#### 字幕

1925年，国王乔治五世统治着这个世界四分之一以上的人口。

他要求他的次子 约克公爵 在伦敦温布利体育场举行的帝国博览会闭幕式上发表演讲。

内景 BBC广播电台 播音室 白天

特写镜头 20 世纪 20 年代 BBC 广播电台的麦克风，一个悬挂在弹簧上的令人敬畏的机械装置。

一名 BBC 电台新闻播音员 身穿无尾燕尾服，一朵康乃馨别在他的纽扣上。此时，他正在漱口，一名技术员捧着瓷盆和毛巾候在一旁。播音员小心翼翼地将漱口水吐在瓷盆里，然后一丝不苟地擦了擦嘴，接着，他朝另一位手拿喷雾瓶的技术人员点头示意。播音员张大嘴巴，挤压橡胶球，朝喉咙里面喷去。现在，他已经准备好了。

播音员开始用他那完美无瑕的圆润

嗓音进行广播。这样的音色世上无人可以与之媲美。

BBC播音员：下午好。BBC 国内节目和帝国广播将向您实况转播在温布利体育场举办的帝国博览会最后一季的闭幕式。

内景 温布利体育场 走廊 白天

特写：一名男子的手紧紧地攥着一名女子的手。

女人的嘴巴凑到男人耳畔悄悄地说着什么。

BBC 播音员（画外音）：五十八个大英帝国殖民地和自治领都参与了此次展览，令这一空前盛大的博览会遍及全球。新体育馆落成之后，博览会便在米德尔塞克斯的温布利举办。此次博览会耗资一千二百万英镑，吸引了两千七百万人参观，他们来自大英帝国以及全世界的各个角落。

内景 BBC广播电台 控制室 白天

技术人员们身穿西服,系着领带,外面套着科研工作者式的白大褂,头戴笨重的耳机,监视着一排排令人生畏的电子管和仪表盘,播音员继续——

BBC播音员(画外音):今天,巨大的体育场里有十多万名观众……还有国王陛下的陆海空三军仪仗队。

内景 休息室 白天

一双眼睛紧张地朝通道尽头那炫目的亮光望去。

特写镜头:伯蒂——约克公爵,国王的次子,他那英俊、敏感的面容上写满了恐惧。

BBC播音员(画外音):开幕式上国王陛下第一次通过无线广播发表演讲。第一季闭幕式上威尔士亲王首次通过广播发表讲话。今天,约克公爵殿下也将通过广播向全国以及全世界发表他的演讲。

镜头拉开,我们看到他年轻的妻子,一朵真正的英伦玫瑰。

伊丽莎白 时间到了。

他凝视前方,浑身僵硬。她甜蜜地轻啄了一下他的脸颊,然后迅速擦去印在上面的口红。

BBC播音员(画外音):带领我们进行祷告的人是约克大主教阁下。现在我们开始对温布利体育场进行实况转播,在那儿约克公爵殿下将宣读来自国王的问候。

科斯莫·兰朝伯蒂走去。他试图安慰伯蒂,却令伯蒂更加紧张。

科斯莫·兰 我相信您一定会讲得非常好。不要着急。

乐曲《天佑吾王》的最后几小节回

荡在走廊里。

罗伯特·伍德,出席现场的BBC首席工程师,低声说道——

伍德:一切都交给麦克风吧。

伍德看了看他的手表。

伍德 还有三十秒 殿下。

伯蒂挺起胸,展露出男子气概,但却没有丝毫自信。他闭上眼睛,点点头,然后睁开双眼,不情愿地朝着通道另一端的光亮走去,仿佛职业拳击手走上竞技台一般,人们对他爆发出雷鸣般的欢呼。

外景 皇家演讲台 白天

手持式摄影,伯蒂的主观镜头:远处,在一个似乎不可触及的地方,是令人望而却步的话筒,也是恐惧的伯蒂和十万观众之间惟一的東西。

体育场里鸦雀无声。

头顶上方,乌云密布。

伯蒂迈步向前……仿佛是一次死亡行军。

他走到麦克风前,惊恐地瞪大双眼。红色的直播信号灯闪烁了四下,然后就再也没有熄灭。伯蒂开始现场直播。

内景 BBC广播电台大楼 控制室  
白天

技术人员们盯着仪表盘,聆听着寂静中传来的沙沙声。

播音员和舞台监督紧张地对视。

外景 帝国体育馆 观众席 白天

在这令人不安的寂静中,镜头摇过等候的人群,他们慢慢变得不耐烦了。我们看到一对父子正聚精会神注视着伯蒂。

外景 皇家演讲台 白天

站在麦克风前的伯蒂,身体僵硬,颈

部和下巴的肌肉紧绷着颤抖起来。

伯蒂 我奉……国—国—国—国……

(为了便于阅读,从现在起,剧本对伯蒂的口吃将不再做提示。)

他听到了自己磕磕巴巴的声音在体育场里回荡,扩音设备使它更加夸张并且扭曲变调。

特写 巨大的金属喇叭。

特写 士兵们笔直的站姿。

特写 伍德 闭上了眼睛。

特写 科斯莫·兰 面无表情。

特写 伊丽莎白 难过得像是要死去。

伯蒂大口地喘气,仿佛一条上了岸的鱼,他试图接着往下说——

伯蒂 :……国王 亲切的问候……

随后再也说不出一句话。吧嗒……第一滴雨珠坠落下来。

外景 皮卡迪里 145 号 新的一天

远景,一幢乔治王时期的宏伟建筑,坐落在海德公园对面。前景中,有人向第一次世界大战纪念碑敬献鲜花与花环。

一辆罗孚轿车——那个年代典型的医生用车——驶来。管家打开轿车的前门,一名男仆疾步走下台阶,迎接医生的到来。

内景 皮卡迪里 145 号 起居室接前

特写:布朗丁·本瑟姆爵士——一位上了年纪的医生,一个油滑又做作的老学究,他既自以为是,同时又卑躬屈膝。

布朗丁·本瑟姆爵士:把它深深地吸进您的肺里。您的喉咙放松些了,是不是?

伯蒂惴惴不安地坐在沙发边缘,用



拇指和食指捏着一支香烟,放到双唇中间。

伊丽莎白从房间另一头望过来。

布朗丁·本瑟姆爵士:香烟能够使神经松弛,给您带来自信。

伯蒂显然什么都没感觉到。医生谄媚地笑着,从他的皮包里拿出一个医用小罐。

布朗丁·本瑟姆爵士:可否请仁慈的殿下伸开他的手……

伯蒂松开拳头。

布朗丁·本瑟姆爵士:非常感谢。

他打开容器,用镊子从消毒液里取出五个弹珠,将它们放到伯蒂的手掌上。

布朗丁·本瑟姆爵士:已经消过毒了。现在……恕我无礼……请把它们放进您的嘴里。

伯蒂克制着自己的情绪,照他说的去做。医生从皮包里取出一本书递给伯蒂。

布朗丁·本瑟姆爵士:请您朗读一下。

伯蒂面色苍白,他的颈部肌肉抽搐着紧缩起来。

伯蒂 我……

他甚至连“不能”两个字都没法说出口。

布朗丁·本瑟姆爵士 别紧张。放松。

伯蒂讲不出话。伊丽莎白注视着这一切 愈发不安。

伊丽莎白 抱歉 医生。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

布朗丁·本瑟姆 就是这种经典的方法治愈了德莫斯蒂尼 的口吃。

伊丽莎白 那是古希腊的事情。现在还有效果吗？

布朗丁·本瑟姆爵士：如果您不介意的话，请您照着书本朗读吧。多读一些词句。

伯蒂试着读出来。这简直就是酷刑。

布朗丁·本瑟姆爵士 请努力克服弹珠的阻力 殿下。清晰地念出声。

伯蒂苦苦挣扎。

布朗丁·本瑟姆爵士 精力再集中一些 殿下。

伯蒂把弹珠吐出来。

伯蒂（暴跳如雷）我都快把这些该死的东西吞下去了！

伯蒂怒气冲冲地走出去，伊丽莎白试图安慰医生。

伊丽莎白 非常感谢 医生 这是个有趣的治疗方案。

伊丽莎白穿过房间，去隔壁陪伴伯蒂。

内景 皮卡迪里 145 号 伯蒂书房  
接前

伯蒂正在费劲地点燃打火机。

伊丽莎白 消消气 亲爱的 消消气。  
嘀 嗒 嘀 嗒……

伯蒂 塞弹珠 他应该把那些该死的弹珠塞进自己的嘴里！

（注意 当他和自己的妻子说话时，几乎一点儿都不结巴。）

伊丽莎白微笑着替他点燃香烟。

伊丽莎白：不会一直这样下去的，伯蒂。

伯蒂 我知道。答应我 别再找医生了。

外景 哈利大街 新的一天

浓雾，仿佛一张厚重而潮湿的灰色毛毯……

一辆引擎罩上溅满了水珠的奥斯汀汽车慢慢显现出来。

伊丽莎白坐在车里，神色坚毅地向外看去。

汽车小心翼翼地 在豌豆浓汤般的雾霭中前行。约克公爵的私家侦探在车前几步远的地方探着路。

片刻后 私家侦探示意司机停车。伊丽莎白向车窗外看去。

主观镜头：昏暗的天色里，那些毫不起眼、年久失修的乔治王时期的联排房屋。

伊丽莎白看起来有些失望和怀疑。她下了车，示意私家侦探在外等候，然后走进大楼。

内景 哈利大街 一层入口 接前

伊丽莎白走进来，情绪多少有些沮丧，帽子上的白色丝绸玫瑰也无精打采的。

一部狭小的电梯发出嗡嗡声，还有一道楼梯盘旋而上。

---

Demosthenes 古希腊雄辩家。——译者

伊丽莎白愈发犹豫。

内景 电梯 接前

伊丽莎白走进狭小的电梯。

她审视着那些按钮。其中一个按钮上写着“地下室 1. 洛格,语言矫正”。

她拉上电梯内侧门,然后按下按钮。没有任何反应。

困惑之下,她拉开内侧门,关上外侧门,再关上内侧门,然后又按下按钮。电梯开始下降。

内景 莱昂内尔诊所 候诊室 接前

伞架,衣帽架,木制候诊长椅,仅此而已。

她四下观望。此处空空荡荡毫无生气。咳嗽了一声。无人回应。急切地喊道——

伊丽莎白 喂。有人吗?

从一扇门后传来——

沉闷的声音(画外音) 我在厕所。

伊丽莎白王妃显然不太适应这种情况。随后,她被响亮的冲洗厕所的汩汩水声吓了一跳,吃惊地看到门口站着——莱昂内尔·洛格,一位身材高大、面部轮廓鲜明的中年男子。他态度友善,却很专业。

莱昂内尔:“人能安贫即是富。”

伊丽莎白 对不起,请您再说一遍?

莱昂内尔:是莎士比亚的名言。抱歉,这里没有接待处。我喜欢将事情简单化。你好,约翰逊太太,你恐怕是迟到了。

莱昂内尔伸出他的手。她小心翼翼地握了一下。

伊丽莎白 恐怕是这样。

莱昂内尔 约翰逊先生呢?

伊丽莎白 他不知道我来这里。

莱昂内尔:这可不是一个前途光明的开端啊。

伊丽莎白 我丈夫几乎看遍了所有的医生,但没有任何效果。他已经气馁了。

莱昂内尔 因为他没来找我。

伊丽莎白 您对自己非常有信心啊。

莱昂内尔:我对所有想被治愈的人都充满信心。

伊丽莎白:他当然想治好自己的口吃。我丈夫经常要做公开演讲。

莱昂内尔:也许他应该换个职业。

伊丽莎白 不行。

莱昂内尔 难道是受契约的束缚?

伊丽莎白 差不多是这样。

莱昂内尔:请你老公过来玩玩……星期三可以吗?……跟我聊聊他的私人生活,我会做出坦诚的评价。

伊丽莎白 我从来不说“老公”这个词。我们也不说“过来玩玩”。我们从来不谈论自己的私生活。您必须亲自上门诊疗。

莱昂内尔:对不起,约翰逊夫人,我的游戏,我的地盘,我的规则。

伊丽莎白 那么,如果我丈夫是约克公爵呢?

莱昂内尔 约克公爵?

伊丽莎白 是的。

莱昂内尔 我以为是“约翰逊”预约的呢。请你原谅,尊敬的……?

伊丽莎白 殿下。

莱昂内尔 尊敬的殿下。

伊丽莎白 大战期间,海军不希望敌人知道“他”在船上,所以就用了“约翰逊”这个名字。我们必须严格保守秘密。

莱昂内尔 当然。不过,你认为我是



敌人吗？

伊丽莎白：如果您不愿意效劳的话。

莱昂内尔：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伊丽莎白：语言治疗专家协会的主席。

莱昂内尔：艾琳·麦克劳德？她是我的朋友。

伊丽莎白：麦克劳德医生告诫我，您那套针锋相对的方法是“旁门左道，惹人争议”。我警告她……这些可不是我喜欢的词。

莱昂内尔：但很有效。

伊丽莎白：她也这么说。

莱昂内尔：我能治好你丈夫。但是，如果想要我的治疗方法起作用，就必须信任我，并且在我这间安全的诊室里彼此完全平等。谁都不能例外。

伊丽莎白：好吧，如果那样的话……  
停顿。

伊丽莎白：您什么时候可以开始治疗？

外景 肯辛顿南街 午后

一辆破旧的莫里斯牛津车停下来，莱昂内尔的长子劳里驾驶车辆。莱昂内尔坐在副驾驶座上。当他下车的时候——

莱昂内尔：听上去还是有些刺耳。

劳里：你让我开得太慢了，爸爸！

莱昂内尔：你去布里奇接妈妈了吗？

劳里：接了，我这一天都没怎么下车。

他们走进一间朴素的寓所。

内景 洛格寓所 起居室 用餐区 傍晚  
餐桌旁 莱昂内尔和默特尔，以及他们的三个儿子即将结束晚餐。除了劳里

和安东尼之外，还有他们那位好学的次子瓦伦丁，瓦伦丁 17 岁，正埋头阅读一本科学读物。

莱昂内尔迫不及待地想要告诉默特尔一些事情。

莱昂内尔：我今天有一位特别的访客。

安东尼：我能走了吗？

默特尔（对莱昂内尔）：能吗？

莱昂内尔：你必须留下，小笨蛋，听你父母空洞的谈话。

安东尼（咧嘴一笑）：谢谢，爸爸！

莱昂内尔：还有妈妈。

安东尼：还有妈妈！

默特尔：有多么特别？

劳里：我也可以走了吗？

莱昂内尔：去和女孩约会吗？

劳里：除此之外还能是什么事？

劳里和安东尼正要离开餐桌——

默特尔：请把你们的盘子带走。

莱昂内尔：这位客人非常特别，特别到我都不能谈论此事。

男孩子们端着各自的盘子离开。莱昂内尔看着瓦伦丁，他的鼻子还埋在那本书里。

莱昂内尔：博士？博士？你也可以走了。

瓦伦丁（头都不抬）：没关系。

莱昂内尔收拾瓦伦丁的餐盘。瓦伦丁继续低头看书，沉醉在科学世界中。

默特尔：我猜他既不高大也不强壮。

莱昂内尔：啊哈。

安东尼冲了进来，手里拿着飞机模型，嘴里发出飞机翻滚的声响，向瓦伦丁投下一块茶巾。

默特尔：一个不愿意……引起注意的人，既然不能说你为什么还要告诉我？  
沉默。

莱尔内尔·默特尔：只是一位女士想要帮助她的丈夫。

他们听到“飞机引擎”的声音，才注意到安东尼就在桌子下面。

莱昂内尔（想让他小点儿声，但没什么作用）：我还有一个“面试”。

默特尔：哦，是吗？

瓦伦丁的目光从书本上挪开。

瓦伦丁：什么是髌胫束，爸爸？

莱昂内尔：如果你不知道，那就查查看。

瓦伦丁：好吧。

开始翻动书页。

莱昂内尔：一定很有趣。

默特尔：肯定是。

莱昂内尔：这是一个享有盛誉的剧团。从帕特尼来的。

默特尔：我相信你一定会表现出色。

外景 皮卡迪里 145 号 约克府邸  
夜晚

楼上窗户里亮着灯。一辆双层巴士行驶在湿漉漉的街道上。

伊丽莎白（画外音）：明天，我们再讲第四章。

内景 皮卡迪里 145 号 走廊 接前

镜头从三十六匹受到精心照料的小马身后摇过。好一会儿，我们才发现这些是玩具马，被细心地排成一排。

伊丽莎白（画外音）：“飞翔”。

伯蒂（画外音）：哦，飞向远方！

内景 约克府邸 儿童房

伊丽莎白盛装打扮，穿着时尚的晚

礼服，盘坐在一张熊皮毛毯上，正在给两位小姑娘讲故事——莉莉贝特，10岁，她一本正经地拍着巴掌；她的小妹妹玛格丽特·罗斯，5岁。

伊丽莎白合上书籍（《彼得·潘》）。伯蒂，穿着帅气的无尾晚礼服，评论道——

伯蒂：他们真幸运！

在家中，伯蒂的口吃并不那么明显。

玛格丽特·罗斯：爸爸，给我们讲一个故事吧！

伯蒂：我扮企鹅怎么样？

他跪在地上，摇摇摆摆地向前走。身上的无尾晚礼服让他看起来真像一只小企鹅。玛格丽特·罗斯咯咯笑着，但这并没令她满足。

玛格丽特·罗斯：请给我讲个小企鹅的故事吧。

女儿央求他讲故事，伯蒂的口吃变得略微明显起来，但两个女孩听得全神贯注，并不在意她们父亲这微不足道的缺陷，口吃也就慢慢地消失了。

伯蒂：从前，有两位小公主，她们的爸爸被邪恶的女巫变成了企鹅。这对他来说可就不方便了，因为他喜欢用胳膊搂住他的两位公主，但是作为一只企鹅，你就没办法做这件事情了，你只有一对像鲑鱼一样的翅膀。

玛格丽特·罗斯：鲑鱼没有翅膀。

伯蒂：企鹅的翅膀形状像鱼鳍。更糟糕的是，女巫把他流放到了南极，如果你不能飞翔，回家的路将是一段可怕的漫漫长途。

伯蒂的女儿伊丽莎白的昵称。——译者

莉莉贝特 :你不能从南极走出来 !

伊丽莎白 :嘘 !

伯蒂 :没错 !当他靠近水面 ,潜入水中的时候 ,他发现他居然能够飞了。在深水中飞行。实际上 ,他游得很快 ,在午餐的时候便赶到了南安普顿水域。然后 ,在两点半到达韦布里奇 ,接着在克拉彭车站转换方向 ,并向一只过路的绿头鸭打听白金汉宫的方向。他在泰晤士河里潜泳 ,然后从排水口里钻了出来 ,让妈妈、厨师还有惠特克太太吓了一跳。公主们听到喧闹声 ,急忙冲进厨房 ,她们细心地为企鹅擦洗干净 ,然后送给他一条鲭鱼 ,最后吻了吻他。当她们亲吻企鹅的时候 ,猜猜他变成了什么 ?

莉莉贝特和玛格丽特·罗斯 :一位英俊的王子 !

伯蒂 :一只短尾信天翁。有足够大的翅膀能将他的两位小公主搂在一起。(他将两个女儿拥入怀中)

伊丽莎白 :现在该睡觉了。

伯蒂 :把你们的马鞍带走 ,给小马们刷刷毛 ,喂喂草 ,然后睡觉。

内景 楼梯 接前

他们准备离去的时候——

伊丽莎白 :她也去吗 ?

伯蒂 :我哥哥坚持要这么做。

伊丽莎白 :他是认真的 ?

伯蒂 :你是说邀请我们赴宴 ?

伊丽莎白 :不。我是说她 !

伯蒂 :一个已婚美国妇女 ?他不会的。

伊丽莎白 :但是她会。对了 ,我找到了一个有趣的人。在哈利大街。一位医生。

伯蒂 :别想了。我也不会再谈论这个话题了。就这样吧。

伊丽莎白 :他的方法好像与众不同……

内景 舞台 白天

这是工作时间之外的教堂或者学校礼堂。

沉闷的声音(画外音) :现在 ?

从观众席上传来——

导演 :现在 !

莱昂内尔走上舞台。

莱昂内尔 :“现在……”(重新开始)“现在 ,令我们不满的冬天因约克的红阳已化为光辉灿烂的夏天。”

他的朗诵法完美无瑕。表演却毫无自信。

莱昂内尔 :“所有笼罩着王室的愁云都将埋葬在大海的胸怀。此刻 ,我们的眉额上戴着胜利的花环 ;折损的枪盾高高悬起成为纪念……”

导演 :谢谢。

莱昂内尔向暗处望去 ,眼中充满了希冀。

导演 :你的发音非常好 ,嗯……

莱昂内尔 :洛格。莱昂内尔·洛格。

导演 :可是 ,洛格 ,我没有听到这个渴望成为国王的畸形人发自内心的呐喊。更没有感受到理查三世是一位殖民地的国王。

莱昂内尔 :这些台词我记得很熟。我以前演过这个角色。

导演 :在悉尼 ?

莱昂内尔 :佩斯。

导演 :喜欢戏剧的城市 ,是吧 ?

莱昂内尔 :大家都很热情。



导演 哦。

莱昂内尔 我的表演深受好评。

导演 嗯……但是……莱昂内尔 我们剧团想找个年轻点儿的人，最好再有点儿王者风范。

内景 哈利大街 146 号 一层入口

约克公爵夫妇走进狭小的电梯。

伯蒂关上内侧电梯门。

伊丽莎白（指着外侧门）：不，亲爱的，得把那扇门先关上。

伯蒂将两扇门关好，伊丽莎白按下按钮。

伯蒂 你是怎么找到这位……医生的？

伊丽莎白（一本正经地）：保密，消息来自“谢泼德市场的法国模特”。

尽管心情不好，伯蒂还是试图微笑，但却不奏效。

伊丽莎白 有人极力推荐他。收费不菲，为了帮助那些穷人。（像是意识到了什么）哦，亲爱的，他不会布尔什维克吧？！

内景 洛格诊所 候诊室 白天

伯蒂和伊丽莎白走进来。她低声解释。

伊丽莎白 没有人接待。他喜欢将事情简单化。

伊丽莎白紧张地站在厕所门口。

伊丽莎白（低声）：是约翰逊夫妇。

从里面的办公室——

莱昂内尔（画外音）：马上就来。

这回，声音不是从厕所传出来的，伊丽莎白如释重负。

诊室大门打开，一个小男孩——威利——从里面走出来。

威利 您现在可以进去了，“约翰逊

先生”。（对伊丽莎白）洛格先生说……

莱昂内尔（画外音）莱昂内尔！

威利：莱昂内尔说……如果您愿意可以在这儿等候。嗯，今天天气不错，您也可以散散步。（朝着诊室里面）我说得对吗……莱昂内尔？

莱昂内尔出现在门口。

莱昂内尔 好极了。你可以在这儿等妈妈。约翰逊先生，请进。

莱昂内尔对着“约翰逊先生”点头示意。

约克夫妇对视了一眼。伊丽莎白坐到椅子上。

内景 洛格诊所 诊室 白天

一个同外面简朴的候诊区截然不同的天地。满世界的书籍——一摞一摞地堆得到处都是。两把破旧但却舒适的扶手椅。一块用旧的土耳其地毯。一个电炉，两个有缺口的马克杯。几台录音设备。若干飞机模型。

莱昂内尔 威利，他是个好孩子。第一次到我这儿来的时候，他几乎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莱昂内尔发现伯蒂正盯着飞机模型看。

莱昂内尔 我儿子的作品。挺不错的，对吗？请随便坐吧。

伯蒂不自在地坐到一把扶手椅里。莱昂内尔同他保持一定距离，坐下。

莱昂内尔 他们说不能离你太近。

伯蒂一言未发。

莱昂内尔 他们还说，如果同王室谈话，就必须等他们选择话题。

伯蒂 要让我发起一次谈话，你可能会等上很长时间。

(虽然在诊所里伯蒂的口吃将渐渐消失,但这仍需要一个过程。)

沉默。

莱昂内尔:会讲什么笑话吗?

伯蒂:消磨时光不是我的长处。

沉默。他们你瞪着我,我瞪着你。

莱昂内尔:喝茶吗?

伯蒂:谢谢,不用。

莱昂内尔:我想我得来一杯。

他打开电热炉。

伯蒂:你不准备开始为我治疗吗,洛格医生?

莱昂内尔:只有当你自己愿意接受治疗的时候才治疗。请叫我莱昂内尔。

伯蒂:我还是叫你医生吧。

莱昂内尔:我喜欢别人叫我莱昂内尔。该怎么称呼你呢?

伯蒂:尊敬的殿下,然后是公爵。

莱昂内尔:在这儿有点儿太正式了。你的名字是什么?

伯蒂:艾伯特·弗雷德里克·亚瑟·乔治王子。

莱昂内尔:叫你伯蒂怎么样?

伯蒂(面红耳赤地):只有我的家人

才能这么称呼我。

莱昂内尔:那正好。在这儿我们最好保持平等关系。

伯蒂:如果我们是平等的,我就不会来这里。我会和我的妻子待在家中,没人能指责我。

伯蒂从银质烟盒里拿出一根香烟,准备点燃它。

莱昂内尔:别这么做。

伯蒂吃惊地望着他。

伯蒂:什么?

莱昂内尔:把烟吸进肺里会害死你的。

伯蒂:我的医生说这可以让我放松喉咙。

莱昂内尔:他们是一群笨蛋。

伯蒂:他们可都被授予爵位了。

莱昂内尔:那就是一群官方笨蛋。我的“城堡”我的规则。你最早的回忆是什么?

伯蒂:你到底想问什么?

莱昂内尔:你最先记起来的事儿。

伯蒂(明显变得结巴起来):我来这里不是讨论私生活的。

莱昂内尔:那你为什么来我这儿?

伯蒂(恼羞成怒,不再结巴):是因为该死的口吃!

莱昂内尔:发脾气。

伯蒂:我的缺点之一。

莱昂内尔:什么时候开始口吃的?

伯蒂:从小就这样!

莱昂内尔(平静地):我对此表示怀疑。



伯蒂 不要教训我！是我口吃！

莱昂内尔（镇定地）这是我的专业领域。我向你保证，没有一个小孩子来口吃。什么时候开始的？

伯蒂（气愤地）四五岁。

莱昂内尔 这很典型。

伯蒂：我已经听说了。（立刻补充道）印象里我就没有不结巴的时候。

莱昂内尔 这我相信。想事儿的时候会结巴吗？

伯蒂 这问题真荒谬。

莱昂内尔 我的缺点之一。当你自言自语的时候呢？

伯蒂 沉默。

莱昂内尔：所有人都有自言自语的时候，伯蒂。

伯蒂 不准这么称呼我。

莱昂内尔 我不会用其他名字叫你。

伯蒂 那我们还是别谈了。

沉默。水壶鸣叫。莱昂内尔为自己沏了一杯茶。

伯蒂 这样也要收费吗，医生？

莱昂内尔：是，一大笔呢。那么，伯蒂……当你自言自语的时候，口吃吗？

伯蒂 当然不！

莱昂内尔：这说明你的语言缺陷并非是一成不变的。有没有考虑过问题的根源？

伯蒂 我不知道 我不关心 我口吃。没人能治好它。

莱昂内尔 我打赌，伯蒂，你能流利地朗读，就在这儿，此时此刻。

伯蒂对此嗤之以鼻。

莱昂内尔 如果我赢了，我就可以继续提问。

伯蒂 如果我赢了呢？

莱昂内尔 你不必回答我的问题。

伯蒂 通常都是赌钱的。

莱昂内尔 那就图个乐，每注一个先令？让我看看你的钱。

伯蒂 我不带现金。

莱昂内尔 我一猜你就没带。

莱昂内尔从兜里掏出两枚硬币，放在桌子上。

莱昂内尔 我帮你下注。下回你再还我。

伯蒂 也许没下次。

莱昂内尔（点头）我也没决定是否继续治疗。

洛格掀开一台仪器上的覆盖物，那是一套连接着耳机的录音设备。他将一张黑色唱片放在转盘上，调整好麦克风，递给伯蒂一本打开的书籍。伯蒂挑衅地瞪着它。

伯蒂 我读不了。

莱昂内尔 好吧，你不试，就输我一个先令。

盛怒之下，伯蒂打开书，开口朗读，结巴得厉害，并且愈演愈烈。

伯蒂：“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究竟哪一种更高贵……”就这样！

他把书递给莱昂内尔。

伯蒂 我读不了。

莱昂内尔 我还没完事呢。

莱昂内尔把书还给伯蒂，然后朝旁边桌子上的录音设备转过身去。

莱昂内尔 我会把你的声音录下来，然后再用同一台机器放给你听。这套设备很棒。美国最新款的录音机，银欣。

他递给伯蒂一副笨重的头戴式耳



机。伯蒂并没有接过来的意思。

莱昂内尔：朋友，这可是一先令的赌注。回家时你就发财了。

伯蒂不情愿地戴上耳机。洛格旋转按钮。响亮的音乐。伯蒂摘掉耳机。音乐停止。

伯蒂：你在放音乐。

莱昂内尔：我知道。

伯蒂：那我怎么能听到自己在说什么？

莱昂内尔：难道王子殿下下的头脑不知道自己的嘴在说什么吗？

伯蒂：你一定不了解王子殿下，对吗？

伯蒂重新戴好耳机。再一次，响亮的音乐。他朗读的时候，嘴唇在嚅动，但我们只能听到音乐声。

朗读结束，伯蒂摘下耳机，音乐随即终止。伯蒂伸手去拿硬币，但洛格却将它夺了过来。

伯蒂：没用。没用！

莱昂内尔：真是令人赞叹。我能对一位王子撒谎说他赢了十二便士吗？

伯蒂：我不知道一个澳大利亚人拿

这些小钱做什么用？

莱昂内尔：可以放给你听吗？

伯蒂：不用。

莱昂内尔：如果你愿意，我可以提问题了吗？

伯蒂：谢谢，医生，我觉得这些对我而言没什么效果。

他朝门口走去。洛格将唱片放进一个棕色纸质护封里，然后将它递给伯蒂。

莱昂内尔：先生，录音是免费的。请留作纪念好吗？

莱昂内尔为伯蒂打开门，然后在他身后关上门。

内景 洛格诊所 候诊室 白天

伊丽莎白满怀希望地抬头看着伯蒂。

伯蒂：没用。

伊丽莎白点点头，起身。两个人一起朝大门走去。

外景 桑德灵汉姆宫 白天

大雪，远景镜头。

一个冷漠而威严的声音——

乔治五世（画外音）：从现在起，我们要齐心协力，在我们的疆土之内……

内景 桑德灵汉姆宫 国王的书房  
接前

国王的书房，就像一个整洁有序的海军舰长驾驶舱，只不过在桌子上堆放着一摞唱片。此处已经变成了一间特设的播音室。国王乔治五世是一位胸膛宽厚的男人，他蓄着络腮胡，身穿海军军装。

现在，他正通过无线广播发表他的

十二便士等于一先令。——译者

圣诞演讲。

国王乔治五世：……开创一个合理的平稳时期，摒弃私利主义，让我们和那些在过去几年间因不堪重负而感到沮丧和压抑的人一起，使国家在萧条绝望的时刻重获繁荣。我祝福所有人，祝福每一个人，圣诞快乐。上帝保佑你们。

他身旁的红灯熄灭了，意味着直播已经结束。罗伯特·伍德，那位出现在温布利体育场的BBC技术人员，还有另外一名官方摄影师，站在一边。

国王乔治五世看着伯蒂，他站在国王身旁。

国王乔治五世：当你知道直播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就容易了。

摄影师：殿下？

伯蒂闪开身，国王坐在桌前，摄影师为他拍照。

国王乔治五世（对伯蒂）：你自己来试试。

伍德：祝贺您，陛下。

国王乔治五世：啊，伍德先生。了不起的年轻人。这位小伙子告诉了我直播的窍门——把一切都交给麦克风吧。

伍德：陛下。

国王乔治五世：谢谢你。

伍德和摄影师就此告辞。

国王乔治五世：坐好，后背挺直，抬起头，眼睛勇敢地直视前方，像个体面气派的英国绅士一样。君临天下。

伯蒂盯着BBC广播电台的麦克风，仿佛它是一个怪物。

伯蒂：我……我……我不……不能。

在他父亲面前，伯蒂十足地口吃起

来，他呼吸急促，颈部肌肉开始痉挛。

国王乔治五世：如果你做不到的话，这个恶魔般的仪器就会改变一切。过去，一位国王只需摆出可敬的派头，稳稳当当地坐在马背上。现在呢，我们必须走入平民家中，去讨好迎合他们。这个家庭现在沦落到要和最底层的草根民众平起平坐了……我们已经成了……戏子！

伯蒂：爸爸，我们不是一个家庭，我们是一个公司。

他的父亲吃惊地望着伯蒂：莫非这小子真有头脑？

国王乔治五世：历史上最成功的组织机构。我们戴着皇冠的亲戚遍及欧洲。有几十位，坐在宝座上的是我们的人，可现在说不定什么时候我们就没事干了。你亲爱的哥哥……他感兴趣的女人总是别人的妻子！

伯蒂（试图解释清楚）：他已经和费内斯夫人分手了。

国王乔治五世：现在和辛普森夫人打得火热，一个两任丈夫还健在的女人！在乔治的婚礼上，他还厚颜无耻地将这个女人带到我面前。我对他直截了当地说，宫廷不接受任何离过婚的人。他说辛普森夫人让他心花怒放。我猜是因为她和他上了床的缘故。“我向你保证，我们绝对没有不正当的关系。”他对我说。直视着他父亲的眼睛……撒了谎。

伯蒂叹了口气。

国王乔治五世：等我死了，在十二个月之内，这小子就会毁了他自己，毁了这个家，还有这个国。谁来收拾残局？是震慑欧洲一半领土的希特勒先生，还是斯大林元帅？谁会站在我们中间，是纳粹政



策,还是无产阶级?你呢?你的兄长逃避的责任越多,你肩负的担子就越重。(对着麦克风点点头)你自己试试。

伯蒂试着朗读国王的演讲。

伯蒂 通过一个奇……

国王乔治五世 读出来!

伯蒂 奇……奇迹……现……

国王乔治五世:现代——放松一些——仔细组织你的语言。

伯蒂 科学,让我能够……在……

国王乔治五世 放松!(不顾伯蒂连续不断的口吃)快点儿说!

伯蒂:……在圣诞节这一天,对我……对我的人……

国王乔治五世(彻底失去了耐心):说出来!

内景 约克府邸 伯蒂书房 另一个晚上

伯蒂躺在长靠椅上,抽着烟。

伯蒂(自言自语) 骗人的混蛋!

伯蒂站起来,找到他在莱昂内尔那里录制的唱片。他走到维多利亚留声机旁,抬起唱臂,放下钢针。钢针移动,在唱片表面上滑行,一切如常。但这一次,他听到的却是富有韵律并且流畅的——

唱片里伯蒂的声音:“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

伊丽莎白走进来,伯蒂没有看到她。她驻足聆听。

唱片里伯蒂的声音:“……是默然承受那欺人命运的暴虐毒箭,还是挺身反抗人世的无涯的苦难,通过斗争把它们扫清,这两种行为,究竟哪一种更高贵……”

伊丽莎白大吃一惊:因为录音时听

不到自己的声音,她的丈夫有史以来第一次能朗读得如此完美。

内景 洛格诊所 诊室 新的一天

伯蒂和伊丽莎白回到诊所。

伯蒂 只谈正事。不涉及私人问题。

伊丽莎白 我想,这一点在我们上次谈话时已经说清楚了。

洛格没有说话,然后——

莱昂内尔 你欠我的先令带来了吗?

伯蒂 没有!

莱昂内尔 没想到会这样。

伯蒂 因为你愚弄了我!

莱昂内尔 不,我已经向你展示了你能做到的事情。(希望能让他们明白)你们所要求的那些只能解决表面问题。

伊丽莎白 这很重要。我丈夫在演讲时有困难。解决这个问题就可以了。

伯蒂 我会刻苦练习的,洛格医生……

莱昂内尔 莱昂内尔。

伯蒂 你会尽力帮我吗?

莱昂内尔思考一番,然后对伯蒂说——

莱昂内尔 好吧。你们想了解方法和技巧,我会先让你放松下颔的肌肉,然后加强舌头练习。比如不断地重复绕口令。“我有一个蓟花刷。我有一筛子筛过的蓟花和没筛过的蓟花。因为我是蓟花刷。”

伯蒂 很好。

莱昂内尔 你肚子软塌塌的,得让你的膈膜肌变得强壮有力。一些简单原理。

伊丽莎白 这就是我们想知道的。

莱昂内尔 它们就值一个先令。

伯蒂 忘了那枚该死的硬币吧!(恢复平静)有时候,也许我会要求你帮我

处理一些小事情。你同意吗？

莱昂内尔：当然。

伊丽莎白：这些就是你的全部工作。

伯蒂：我下周来找你？

莱昂内尔：我要你每天都过来。

伯蒂闻言露出诧异的表情。

蒙太奇

许多不同的片段，许多不同的日子，地点全部都在诊室里。

特写：伯蒂的嘴部。发出嗡嗡声。

莱昂内尔：想哼多久都可以，随你意。Hmmmmmmmmmm。等你准备好了，再念“mother”。

伯蒂：Hmmmmmmmmmother。

莱昂内尔：漂亮。

（切至）

莱昂内尔：单纯地向外吐气。“FFFFF”，然后准备发“a”音。“FFFFFather”。顺带着把后面的音念出来。

伯蒂：FFFFFFFFather。

（切至）

莱昂内尔：感觉下巴正在放松。

伯蒂和莱昂内尔各自将双手扣在一起，晃动着双手，震颤他们的胸膛，放松下巴。当他们的下巴反复摇晃时，他们发出颤抖的声音。

伯蒂：Ahahahahahahaha。

莱昂内尔（和他一起）：Ahahahahahahaha。

（切至）

伯蒂躺在地板上。

莱昂内尔：深呼吸。胸腔打开……提升横膈膜……让空气进入你的腹部……感觉怎么样？

伯蒂：充满了热空气。

莱昂内尔：明白公开演讲是怎么回事了吗？

伯蒂深深地吸气。

（切至）

一组快切镜头。莱昂内尔递给伯蒂一杯茶。伯蒂做着缓慢的呼吸练习。伯蒂沮丧地叫喊。

伯蒂：我永远都做不到。

莱昂内尔：你可以，来吧，试试看。

（切至）

伯蒂再一次躺在地板上。

莱昂内尔：深呼吸。屏气。

他转身对伊丽莎白说道——

莱昂内尔：夫人，既然你在这儿，那就再帮我一个大忙。请坐到你丈夫的肚子上。

伊丽莎白：什么？

莱昂内尔：当然要轻一点儿。

伊丽莎白小心翼翼地坐到伯蒂的肚子上，关切地问道——

伊丽莎白：你还好吗，伯蒂？

伯蒂点点头。

莱昂内尔：现在，慢慢呼气……能感觉到阻力吗，伯蒂？下沉，王子殿下……再慢慢吸气……然后……慢慢抬起。呼气……向下……吸气……向上。明白了吧？

伊丽莎白：这可真是太有趣了，伯蒂。

莱昂内尔：回家做练习。不一定非要你亲自坐在他身上，不过我想他一定乐意你是其中一员。

（切至）

伯蒂在讲笑话的时候，莱昂内尔鼓励他做摇摆运动。

莱昂内尔：摆动身体，以脚掌为轴心，上体后仰，然后前倾，让这个动作连续而流畅。

（切至）

伯蒂站在敞开的窗户前。

莱昂内尔：我希望你能大声念出五个元音字母，每个字母持续发音不少于十五秒。

伯蒂 Aaaaaaaaaaaaaa……

莱昂内尔（轻拍他的横膈膜部位）：让这块已经强壮有力的膈膜肌同你那松弛的下巴配合起来。夫人，能帮我做计时



员吗？

莱昂内尔递给伊丽莎白一块秒表。

伯蒂：……aaaaaaaaaaaaaaaa……

哈利大街的一位医生从这栋建筑后墙的窗口向外看去。

莱昂内尔：一个人如果能在众目睽睽之下高声叫喊，那他就能学会演讲。

伊丽莎白：对，伯蒂。（检查秒表）现在念 Eeeeeeeeeeeeeee……

莱昂内尔也加入进来。

莱昂内尔 Eeeeeeeeeeeeeee……

伯蒂 Eeeeeeeeeeeeeee……

渐渐地，“eeee”的声音变成了喧嚣

的机械噪音。

内景 米德兰工厂 白天

中央区域，巨大的工业机轮隆隆作响。工人们排成队，毕恭毕敬地聆听着到访皇家的问候。伯蒂嘴唇嚅动，但由于现场嘈杂，我们听不到他的声音。伊丽莎白轻松地看着他。

一个工头，出于好意，做了个手势。机车停下来，工厂变得寂静无声。一开始，因为听不到自己的声音，伯蒂才能够顺畅地讲下去。

伯蒂 我和我的妻子……

当听到自己的声音在宽大的车间内回响时，他又开始口吃了。

伯蒂：很……高——高——高——高——高兴——参——参——参——参观……

伯蒂做了个停顿。深呼吸。放松。

伯蒂：……很高兴能够参观这个重要的制造工业区，并看到我们自己的一些工厂已声誉日隆……

他找回自己的节奏，忘却周围的寂静。伯蒂略微放松了一些。伊丽莎白面带宽慰的笑容。

飞机引擎声越来越近。

外景 桑德灵汉姆宫 私家停机坪  
新的一天

伯蒂等候在一辆猎装车旁。当一架小型飞机开始着陆滑行时，狂风吹动着他的外衣。

等待的同时，伯蒂还在做深呼吸练习。

驾驶室的座舱罩向后滑动。戴维跳了出来，摘下皮质头盔和防风镜，金色的头发闪闪发光，好似太阳神从天而降。

戴维：嗨，伯蒂。等了很久吧？

伯蒂：你最近怎样？

在兄长面前，伯蒂严重口吃。

戴维：一直很忙。

伯蒂：我也是。伊丽莎白患了肺炎。

戴维：哦，真遗憾。她会康复的。

伯蒂看着他。

伯蒂：父亲的情况不太好。

戴维：我来开车吧。

内景 / 外景 桑德灵汉姆宫 小路  
猎装车 接前

戴维驾车。开得很差劲。

戴维：老家伙是故意这么做的。

伯蒂：寻死？

汽车快要偏离小路了。伯蒂抓住方向盘，矫正它的方向。

戴维：如果他去世，那就会过早地将事态复杂化。

伯蒂：看在上帝的分上，戴维。你知道他病了多久了。

戴维：沃利斯早就跟我解释过了。她真是太聪明了。

内景 桑德灵汉姆宫 国王寝室 白天  
国王倚靠着坐在扶手椅里，身上裹着他最喜欢的褪了色的藏式睡袍。陪着国王的是枢密院的六位成员——科斯莫·兰大主教，私人医生道森勋爵，私人秘书威格拉姆勋爵，还有拉姆齐·麦克唐纳，黑尔什姆勋爵，以及约翰·西蒙爵士。当然，还有莫里斯·汉基爵士，枢密院的文书。

国王的儿女们也都在场。布莱克修女，他的护士，站在国王身旁。

威格拉姆勋爵正在宣读国会议员委员会的命令。国王时不时地插话。此刻他已经糊里糊涂，虚弱不堪了。

威格拉姆勋爵：……根据 1912 年 6 月 11 日在威斯敏斯特会议大厅签署的国印文件证明，国王乔治五世曾制定，要求以及声明，应以国会议员委员会的形式组成监护者，王国的守护神……

不管乔治五世明不明白——

威格拉姆勋爵：这是国会议员委员会的命令，陛下。我们可以代您行使权力。

威格拉姆勋爵递上一个放着笔和纸张的浅盘。

国王乔治五世：我还是有些迷糊……

威格拉姆勋爵：同意就行。

国王乔治五世：谢谢。

道森勋爵抓住笔，帮助国王“签”下他的名字。

护士：陛下觉得好些了吗？

国王乔治五世：不。我觉得一点儿都不好。我觉得糟透了。

玛丽王后走进来。

国王乔治五世：你去滑冰了吗？

玛丽王后：没有，乔治。

内景 桑德灵汉姆宫 书房 接前

戴维正在打电话。伯蒂走进来。

戴维：我在和沃利斯通话。（继续说他的，无视伯蒂的存在）我知道，宝贝，就算再长的一番甜言蜜语，也代替不了一个紧紧的拥抱。乏味得令人昏昏欲睡。看来这段时间我们不得不经常打电话啦，可别让咱俩都睡着了。（亲吻话筒，然后挂断电话）沃利斯非常想念我。

伯蒂：母亲说你要错过晚餐时间了。

Council of State 这个机构可以在国王短期不能履行职责的时候（如英联邦内的巡访旅游，短时间疾病状况等），推选一群人来行使君主的职能。——译者



戴维看了一眼时钟。

戴维：她忘了爸爸那些该死的钟总是快半个小时！

他将挂钟的指针拨回去。

内景 桑德灵汉姆宫 餐厅 接前

戴维走进来，坐在道森勋爵和大主教科斯莫·兰的中间。

戴维（对道森）：我父亲怎么样了？我希望他不会太痛苦。

道森勋爵：是的，是的，他现在安静多了。

男管家走进来，对道森勋爵和威格拉姆勋爵低声说了些什么。他们一起退出餐厅。

玛丽王后：如果你父亲身体尚好，他是不会容忍你迟到的。所有这些无礼之举……他都不能容忍。

沉默片刻。

科斯莫·兰（对戴维）：殿下，我非常欣赏您和您父亲的不同之处，无论是观点见解还是脾气秉性。我希望您知道，不管国王陛下对您的行为有何质疑，我都曾站在您的立场上尽力为您美言过。

戴维（讽刺地）：我一直都相信您是真心为我着想。

令人尴尬的沉默。

玛丽王后：孩子们，大家用餐吧。

乔治：是，妈妈。

威格拉姆勋爵走进来，在玛丽王后耳旁低语。

玛丽王后：恐怕我们的守夜时间不会长了。

内景 桑德灵汉姆宫 国王寝室 夜晚  
道森勋爵为国王合上眼睛。

科斯莫·兰：愿仁慈的上帝，我们的造物主和救世主，保佑我们的兄弟乔治。

玛丽王后抬起她长子的手，亲吻它。随后，伯蒂也亲吻他的手。

玛丽王后：国王万岁。

戴维（极为动情地）：我希望我能和他一样成就伟业。

戴维扑到他母亲的臂弯里，抽泣起来。

随后，他转身跑出房间。

内景 国王寝室外 走廊 夜晚

戴维站在那儿，抽着烟。伯蒂从寝室里走出来安慰他。戴维看上去伤心欲绝。

伯蒂：究竟怎么了？

戴维：可怜的沃利斯。现在我被困住了。

内景 洛格诊室 新的一天

莱昂内尔坐在桌旁收听无线广播。一位新闻播音员正在播报国王乔治五世薨逝的消息。

他的两个儿子随意地坐在地板上。瓦伦丁正研究着学校颁发的证书。安东尼，家中最小的孩子，做完了作业，要休息一会儿，他正在做飞机模型。

莱昂内尔关掉收音机。

安东尼：爸爸？



莱昂内尔：什么？

安东尼：莎士比亚时间到了，爸爸？

莱昂内尔（精神焕发）：你确定吗？那就开动脑筋吧。

瓦伦丁（视线从书本上挪开）：开始啦，爸爸。

不论过去，还是现在，这都是一个成为了惯例的温馨时刻。莱昂内尔消失在门后。

安东尼：我打赌，是那出讲苏格兰的戏剧。

瓦伦丁：不，我赌《奥赛罗》。永远都是《奥赛罗》。

莱昂内尔：“汝害怕吗？”

瓦伦丁（头都不抬）：卡列班！

莱昂内尔：哦！老天爷啊……你一定是瞎蒙的！

安东尼：别听书呆子的。继续，爸爸！

莱昂内尔将一个枕头塞在他的夹克下，装扮成驼背怪物的样子。他的演技，对他的孩子们来说，还挺有魅力。

莱昂内尔：“不要怕，这小岛充满了各种声音，还有美妙动听的乐曲，给人带来欢愉，不会害人。有时，千百种叮咚作响的乐器在我耳畔鸣响；有时，各种声音让我在酣睡之后醒来，随后又使我沉沉地睡去。”（对瓦伦丁）对吗，多么睿智的话语，接下来是什么？

瓦伦丁：“……然后，在梦中，云端里仿佛打开了一扇门，无数珍宝就要向我倾倒下来……”

莱昂内尔（和着瓦伦丁的声音）：“……当我醒来之后，我哭喊着，希望能重新做一遍这样的梦。”真是悲伤的想法。

敲门声。莱昂内尔没跟任何人有约。

莱昂内尔：一定是下一个病人提前来了。小伙子们，你们最好还是离开吧。抱歉。（朝门外）稍等一下，克利福德。

内景 洛格诊室外 接前

大门打开。伯蒂站在门外。

两个男人彼此对望，不知该说些什么。

莱昂内尔：伯蒂，他们跟我说不用等你了。（停顿）对你父亲的过世，我很遗憾。

伯蒂：希望我不会太唐突……（做出往里面走的手势）可以吗？

莱昂内尔：当然。请进。

伯蒂：我一直都在练习。每天一小时。不管家里出了什么事。（注意到莱昂内尔的“驼背”）这是怎么回事？

莱昂内尔：哦，对不起，刚才和我的孩子们闹着玩呢。

莱昂内尔匆忙将枕头拿出来，把它放到一旁。伯蒂走进诊室。

内景 洛格诊室 接前

莱昂内尔：你今天还想练习吗？

伯蒂注意到莱昂内尔孩子们留下的飞机模型。

伯蒂：柯蒂斯双翼飞机。

洛格：我去热一点儿牛奶。

伯蒂：洛格，我更愿意来点儿烈酒。

莱昂内尔：我父亲去世的时候，我没在他身边。至今想起来还会伤心。

伯蒂：我能理解。

莱昂内尔递给伯蒂一杯白兰地。

Caliban 莎士比亚戏剧《暴风雨》中半人半兽形怪物。——译者

伯蒂：你父亲是做什么的？

莱昂内尔：酿酒师。

伯蒂：哦。

莱昂内尔：至少总有免费啤酒喝。

停顿。

莱昂内尔：这一杯是纪念你父亲的。

两个人落座。

伯蒂：他去世后，有人告诉我，父亲的临终遗言是，“伯蒂所有兄弟们的胆识加在一起都比不上他一个人的。”可惜他没当面对我说。

沉默。

伯蒂（脱口而出）：我哥哥。他就是我为什么来这儿的原因。

莱昂内尔：他做什么了？

伯蒂：我不能说。我不能……  
嗯……嗯……

伯蒂下巴和颈部的肌肉开始紧缩。

莱昂内尔：试着唱出来。

伯蒂：你说什么？

莱昂内尔：会唱什么歌儿？

伯蒂：歌曲？

莱昂内尔：是歌曲。

伯蒂：《斯旺尼河》。

莱昂内尔：我喜欢这首歌。

伯蒂：碰巧我也喜欢。

莱昂内尔：那就唱出来。我们一起唱。

伯蒂：不。当然不。（对飞机模型着了迷）我一直都想做模型。但父亲不允许。他收集邮票。我也不得不跟着收集。

莱昂内尔：你可以把它做完。

伯蒂热切地拿起一些做模型用的轻木。

莱昂内尔：你可以唱。（开始唱《斯

旺尼河》）“我还是个男孩子的时候，和戴维……在斯旺尼河上。”

伯蒂：我不可能在这儿唱歌。

莱昂内尔：可以和我一起唱。

伯蒂：就因为你很古怪。

莱昂内尔：我把这话当成一种赞美。

伯蒂：我不会哼唱《斯旺尼河》的。

莱昂内尔：那就试试《康城赛马》。（唱起来）“我的哥哥戴维，他对我说，啦啦啦，啦啦啦……”流动的乐音能让你讲话连贯。戴维坐在王位上，你有什么奇特的感受吗？

伯蒂：感觉解脱了……知道自己不会成为国王。

伸手去拿他夹克里的烟盒。然后想起什么，又把手拿开。

莱昂内尔：但是，直到他有子嗣之前，你都有继承权。还有你的女儿，伊丽莎白，她在你之后也可以继承王位。

伯蒂（唱歌）：“你敲错了门，讲错了话，医生，医生。”

莱昂内尔：“莱昂内尔，莱昂内尔。”你不结巴了。

伯蒂：当然不会结巴，我刚才在唱歌。（意识到什么）哦……

莱昂内尔：好吧，你可以在这个模型上涂点儿胶水，作为小小的奖励。

伯蒂：戴维和我原本很亲密。小伙子的时候……你知道。

莱昂内尔：追求过同一个姑娘？

伯蒂：戴维牵线搭桥很在行，我们在巴黎享受过“波莱特”的专业服务。当然不是同一时间。

令人不安的沉默。说得太多了。

莱昂内尔：戴维嘲笑过你吗？

伯蒂：他们都嘲笑我。“伯—伯—伯—伯蒂”。父亲还会对我大吼大叫：“出去，孩子！”说这样就会让我不再口吃了。他还说……“我小的时候怕我父亲，所以我的孩子们也得怕我”。

莱昂内尔一直注视着伯蒂做飞机模型。

莱昂内尔：你天生就用右手吗？

伯蒂：左撇子，总是挨罚。后来改成右手了。

莱昂内尔：对口吃患者来说这非常普遍。还有其他被纠正的习惯吗？

伯蒂：膝外翻。

莱昂内尔等着他继续说下去。

伯蒂：金属夹板，一天到晚……都绑在腿上。

莱昂内尔：一定很痛苦。

伯蒂：非常疼。现在两条腿总算直了。

莱昂内尔：你在家和谁最亲近？

伯蒂：保姆。但不是第一个保姆，因为……她喜欢戴维……讨厌我。每日问安的时候，我被带到父母面前，她就……

往昔的记忆让他口吃起来，无法接着说下去。

莱昂内尔：唱吧。

伯蒂（不成曲调地唱着）：“她掐我，让我大哭，然后我就立刻被带走了，她不愿意喂我，总是离我远远的。”（说话）过了三年，我父母才发现这些事情。你知道，这也多少搞坏了我的肠胃。直到现在还没好。

莱昂内尔：你弟弟约翰尼呢？你和他亲近吗？

伯蒂：可爱的男孩。患有癫痫症……

他有点儿“特殊”。13岁就去世了，不为大众所知。对这个家庭来说太难堪了。（紧张地）他们对我说，这个不会传染。

莱昂内尔：再来一杯吗？

莱昂内尔站起身又添了一杯。

伯蒂：知道吗，莱昂内尔，你是第一个能和我真正交谈的普通英国人……

莱昂内尔：澳大利亚人。

伯蒂：……有时候，当我坐车穿过大街小巷，看到……平民百姓盯着我，我的内心就会有所触动，因为我对他们的生活一无所知，而他们对我的生活也知之甚少。

莱昂内尔：朋友意味着什么？

伯蒂：我以前不会懂的。

国王乔治五世国葬纪录片片段

平民百姓，男女老少。成千上万的普通民众，因国王辞世之痛而表情凝重。

忧郁的风笛哀叹着加入到缓慢而有节奏的鼓点声中。

葬礼仪仗队，一排排的军人迈着缓缓的步伐前行。

消音大炮低吼出它们的敬意。

一大群黑色的鸟儿，因为受到惊吓，飞了起来，然后疾速掠过冬日的天空。

海军小队拖着一辆载有国王棺木的炮架，棺木外包裹着皇家旗帜，上面安放着一顶皇冠，还有一个镶满珠宝的马耳他十字架。

怀特霍尔街上，载着国王棺木的炮架经过和平纪念碑。

百代新闻短片解说员：当他们经过和平纪念碑时，所有的人都行礼致敬。国王乔治五世为他们鞠躬尽瘁……百万民众也为他伤心欲绝。

我们看到海军学员向右侧敬礼。

纪录短片结束

外景 怀特霍尔街 白天

当他们经过纪念碑时,戴维异常庄重,伯蒂苍白而脆弱,他们的兄弟亨利和乔治都在行礼。

人群寂静。

莱昂内尔、默特尔,还有三个男孩站在人群里。安东尼和瓦伦丁用木棍粘住一面镜子,举过头顶,想看个究竟。

莱昂内尔(低声为三个男孩做现场解说):那就是威尔士亲王。现在他是国王了,因为他是长子。

莱昂内尔收住话头……

伯蒂,走在送葬队伍中,从他们面前经过。

莱昂内尔看着他。希望能同他目光交汇。然而,他那位前途无量的重要顾客却被湮没在这隆重而盛大的仪式里。伯蒂并没有看到他。

莱昂内尔:这……真是一个讽刺。

默特尔:你说什么?

莱昂内尔:他的孩子们并不为他骄傲。

默特尔:莱昂内尔!你说什么呐!你怎么知道的?

莱昂内尔:工作的时候……听说的。

莱昂内尔指着远方。

莱昂内尔:德国人会成功吗?

回到纪录片,我们看到一个步履蹒跚的德国人。各国政要的队列还在继续。

百代新闻短片解说员:……欧洲的十五位国王以及帝国的十一位王子们在此……

外景 奥斯汀汽车行驶在苏格兰庄

园上 新的一天

伯蒂(画外音):“我用粗厚筛子筛了七个粗柄菊花刷。我用粗厚筛子……”

伊丽莎白(画外音):伯蒂,还没说够吗?

伯蒂(画外音):我得不停地练习。这都是你的错。

咔嚓!咔嚓!咔嚓!是斧头伐木的声音。

被砍断的大树东倒西歪地躺在路旁。

内景 皇家庄园 奥斯汀车内 接前  
伯蒂和伊丽莎白身着盛装去赴宴。车外,是被伐倒的树木,还有更多的大树正在倒下。他们被惊得目瞪口呆。

伊丽莎白:这些都是上百年的老橡树……砍掉它们就是为了拓宽视野!

伯蒂:没办法……我们必须满足辛普森夫人的要求。

伊丽莎白:你知道她叫我“肥胖的苏格兰厨师”吗?

伯蒂:你不胖。

伊丽莎白:我越来越丰满了。

伯蒂:可你很少做饭。

她看了丈夫一眼,意识到他是在和她开玩笑。她叹了口气,指着外面——

主观镜头:更多的大树正在纷纷倒下。

伯蒂:“我筛了七个……”

伊丽莎白:闭嘴!!!

内景 巴尔莫拉宫 舞厅 白天

一个周末家庭聚会。下午茶时间,大家在饮酒。五六个朋友随着留声机的音乐跳起舞来。一对夫妇已经醉醺醺的了。

戴维站在中心位置,一副无忧无虑、漫不经心的神情。沃利斯挽着他的手臂,一身珠光宝气。沃利斯令人着迷的身体部位是她的后背,她选择的服装将这一点展露无遗。在其他人的映衬下,沃利斯和戴维真是站在了时尚的浪尖上。

一名男仆通报伯蒂和伊丽莎白的到来。

男仆:尊敬的约克公爵殿下,尊敬的约克公爵夫人殿下。

当沃利斯大模大样地走过来迎接他们时,伊丽莎白呆住了。

沃利斯:看到你们真高兴。欢迎光临我们的乡村小屋。

伊丽莎白瞪着她,无法相信这一切,她昂首挺胸地从沃利斯身旁走过去,对着空气丢下一句——

伊丽莎白:是国王邀请我来的。

沃利斯乱了阵脚。伊丽莎白和伯蒂朝戴维走去。伊丽莎白向戴维行屈膝礼,伯蒂同戴维点头致意。

伯蒂:你好,戴维。

戴维:你好,伯蒂。你好,伊丽莎白。  
戴维亲吻伊丽莎白的双颊。

伯蒂:我看到你正在对花园进行改造。

戴维:是。还没完工呢。

沃利斯将戴维的视线吸引过去。

沃利斯:戴维!

她轻敲她的酒杯。

一名男仆应声过来,但沃利斯却挥手让他走开。戴维会意,准备离开这里。

戴维(对沃利斯大声说道):等一会儿,亲爱的!

伯蒂跟在他身后。

其中一名客人——温斯顿·丘吉尔——小心翼翼地举着一杯香槟酒朝伊丽莎白走过来。

内景 巴尔莫拉宫 休息室 / 肖像走廊 白天

伊丽莎白站在乔治四世的画像前,丘吉尔站在她身旁。

伊丽莎白:别跟我说我没礼貌,丘吉尔先生。

温斯顿·丘吉尔:恰恰相反,殿下。礼仪规定,必须由正式的主人接待王室成员——在这儿,只有国王本人。而非其他平民百姓。您的行为完美无瑕。一如既往。

伊丽莎白:谢谢。

温斯顿·丘吉尔:当有人说您像个平民百姓的时候,我总会被逗乐了。您就像您的那些先辈——苏格兰国王们——一样普通。

伊丽莎白:您的奉承可真深奥啊。想和我说什么,丘吉尔先生?

温斯顿·丘吉尔(稍顿,然后):她真的说过那些我认为她会说的话吗?

伊丽莎白:是的。

温斯顿·丘吉尔:她是怎么迷住他的?

伊丽莎白:显然,她有一些……才能,在上海旅馆里学来的。

丘吉尔差点儿把杯中的香槟泼出去。

温斯顿·丘吉尔:夫人,我不知道您在这种事儿上还挺有文采。

他们远远地看到——戴维正急匆匆朝回廊走去,伯蒂毅然决然地跟在他身后。



内景 巴尔莫拉宫 走廊 接前

伯蒂追上他哥哥。

伯蒂 我一直想要见你……

戴维 我一直都很忙……

伯蒂 忙什么？

戴维 忙着当国王。

伯蒂 真的吗？当国王？国王可是一个危险的职业！俄国沙皇在哪儿 威廉堂兄又在哪儿？

戴维 你真够烦人的。

伯蒂：国王难道意味着当有人唱着《红旗飘扬》横扫欧洲时，他自己却在桑德灵汉姆宫解雇八十名行政人员，然后为沃利斯买更多的珠宝吗？

戴维 你别再瞎操心了。希特勒会把他们赶跑的。

伯蒂 那谁来赶跑希特勒？

戴维急匆匆下了几个台阶。

内景 酒窖 / 仆人通道 白天

戴维在酒窖里为沃利斯翻找一瓶香槟酒。

伯蒂：你还让那个女人睡在妈妈的套房里？

戴维：妈妈又不是总躺在床上，对吗？

伯蒂 这可不是开玩笑的。

戴维发现了他要找的香槟酒。

戴维 沃利斯最喜欢这个了。

伯蒂：我不管你晚上和哪个女人在一起，但是早上醒来后，你就要担负起一个国王的责任！

戴维向酒窖外走去。伯蒂跟在他身后。

内景 巴尔莫拉宫 走廊 白天

戴维：这个女人我可不是随便玩玩

的。我要和她结婚。

伯蒂 你说什么？

戴维 她正在申请离婚。

伯蒂 上帝啊。

内景 巴尔莫拉宫走廊 / 休息室 白天

伯蒂：给她一栋房子和一个头衔不行吗？

戴维 我不想让她做我的情妇。

伯蒂 戴维，教会不会认可一个离婚的女人，而你又是教会的领袖。

戴维 我就没有任何权利吗？

伯蒂 有很多特权……

戴维 不是一回事。平民百姓们可以和自己所爱的人结婚，我为什么不行？

伯蒂 如果你是一介平民，你又有什么权利成为国王呢？

戴维：看来你仔细研究过我们可恨的宪法了。

伯蒂 看来你根本就没读过。

戴维 这就是你要和我说的话吗？就是为这个你才上演讲课的，对吗？

伯蒂 我只是……只……

戴维 这个内幕城里都传遍了。难道我们要大呼小叫地让更多人知道吗，伯——伯——伯——伯蒂？

伯蒂 不要这……这样……

戴维：弟弟想要将哥哥从王位上拽下来……绝对中世纪啊。

伯蒂 戴……

伯蒂彻底卡了壳。

戴维朝沃利斯走去，留下他弟弟一个人在那里忧心如焚。戴维为沃利斯斟满一杯香槟酒。她对他表示非常满意。

此处指德国皇帝。——译者

内景 哈利大街 洛格诊室 新的一天  
伯蒂仍旧是一副遭受重创的神情，  
他沉浸在痛苦的回忆中。

伯蒂 所有的努力，全都白费了。我  
自己的哥哥……我都说不出来……我居  
然一个字都没法回答他。

莱昂内尔：为什么和你哥哥在一起  
要比和我在一起时结巴得更厉害呢？

伯蒂 因为你他妈的仔细听我说话！  
这一句，因为愤怒，整个句子完美  
无瑕。

莱昂内尔 我可不是日本艺伎。

伯蒂 别再他妈的油腔滑调了！

莱昂内尔 究竟由于什么原因，戴维  
能让你说不出话来？

伯蒂：究竟是他妈的什么原因让你  
他妈的不停地唠叨戴维呢？

莱昂内尔 粗俗但流畅。你骂人的时  
候就不结巴了。

伯蒂 滚蛋！

莱昂内尔 这就是你最好的表现啦？

伯蒂 你他妈的滚蛋，该死的混蛋！

莱昂内尔：公立学校的正经学生都  
比你你说得好。

伯蒂 嗯，放屁！屁！屁！屁！

莱昂内尔：口吐脏字时，舌头很轻  
松吧？

伯蒂 因为我生气！

莱昂内尔：知道 F 开头的那个单  
词吗？

伯蒂 通奸？

莱昂内尔 哦，伯蒂。

莱昂内尔看了伯蒂一眼。

伯蒂 操。操，操，操！

莱昂内尔 很好！你瞧！毫不犹豫！

伯蒂 妈的，妈的，妈的！屁，屁，屁！  
混蛋，混蛋，混蛋！操，操，操！

敲击墙壁的声音。

安东尼（画外音）：爸爸？你们在  
干吗？

莱昂内尔（大声地）抱歉。做你的  
作业吧。

伯蒂大笑起来。

莱昂内尔 这就是你的另一面，人们  
可不常见到啊。

伯蒂 当然。不允许我们表达真实的  
自我，公开场合不行。

莱昂内尔：不能逗乐，不能大笑？  
（指了指隔壁的安东尼）让我们出去呼  
吸一下新鲜空气。

伯蒂：不，洛格，这可不是什么好  
主意。

莱昂内尔把伯蒂的帽子和围巾抛  
给他。

莱昂内尔 穿好你的密探服。

外景 摄政公园 观赏花园 白天

伯蒂和莱昂内尔交谈着走入我们的  
视线。伯蒂压低软边毡帽的帽檐，围巾捂  
得很严实。冬日的公园冷清而萧瑟。我们  
能够感受到逼人的寒意，一缕一缕哈气，  
仿佛烟雾般点缀着他们的言辞。

莱昂内尔 怎么了？什么事情让你如  
此心神不宁？

伯蒂 洛格，你不懂。我哥哥被一个  
结了两次婚的女人迷昏了头——还是个  
美国人。

莱昂内尔 他们一定真心相爱。

伯蒂（瞥了他一眼）她正在办理离  
婚手续，戴维已经决定和她结婚了。来自  
巴尔的摩的沃利斯·辛普森夫人。

莱昂内尔 这可不对。难道不是巴尔的摩的沃利斯王后？

伯蒂 想都别想。

莱昂内尔 他能这么做吗？

伯蒂 绝不可能。不过他已经无所谓了。地狱里的魔鬼全都出来了。

莱昂内尔 他们就不能暗度陈仓吗？

伯蒂 要是他们愿意就好了。

莱昂内尔 你会怎么办？

伯蒂 我知道我的身份 我会在我的权力范围之内尽力帮我哥哥坐稳王位。

莱昂内尔 有这么严重 但如果事态发展下去，你就有可能坐上国王的宝座。

伯蒂 我不会取代我哥哥的。

莱昂内尔 如果你不得不做国王，你会比戴维更优秀……

莱昂内尔伸出手，轻拍伯蒂的肩膀，给他安慰。伯蒂却因受到冒犯而深感震惊，他向后撤了一步。

伯蒂 不要放言无忌，这简直够得上叛国罪了！

莱昂内尔 我只是告诉你，你能成为国王。你一定能做到！

伯蒂 这就是叛国！

他们面对面站着，像是在交战。

莱昂内尔 我只是想让你明白，你不必诚惶诚恐。

伯蒂 这些我听够了！

莱昂内尔 你怕什么？

伯蒂 你那些毒言毒语！

莱昂内尔 那你为什么还来找我？参加演讲课就是为了能在上流社会茶聚时聊天？

伯蒂 不用你来告诉我责任所在！我的哥哥是国王……我的父亲是国王……

我们有好几百年可以追溯的历史。而你只是一个酿酒师的儿子！一个令人失望的人！一个从偏远地区来的暴发户！一个无名小卒！课程结束了！

伯蒂拂袖而去。莱昂内尔生气地朝反方向走去。两个男人在寒冷的冬日里分道扬镳，地表雾气开始升腾。

莱昂内尔停下脚步。转过身。

主观镜头 伯蒂的身影已经消失。

近景镜头 莱昂内尔意识到……他不会再为一个有可能成为国王的人治疗了。

外景 唐宁街 10 号 后花园入口处  
白天

一辆车停靠在路边。一个神情紧张的人急匆匆下车，悄悄地走进后花园入口处。

内景 唐宁街 10 号 鲍德温书房  
白天

伯蒂同首相斯坦利·鲍德温在一起。鲍德温是一位矮小敦实的男人，他的头发笔直地从中间分开。两个人正在交谈。

鲍德温 不仅因为她是一个美国人。关键是，她就要成为一个离过两次婚的美国女人了，而一个国王是不能和离异女性结婚的。恕我直言……根据苏格兰场的消息，辛普森夫人并非只对国王一个人情有独钟柔情蜜意，她还踩着另外一条船，一个已婚的二手车供应商，叫什么盖伊·特朗德尔。另有传闻说，希特勒的特使，里宾特洛普，每天送给她十七朵

---

此处特指澳大利亚。——译者

Scotland Yard：英国首都伦敦警察厅的代称。——译者

康乃馨……

沉默。

鲍德温：如果你哥哥继续无视内阁的忠告，那他就必须退位。不然，政府没有其他选择，只能集体辞职。

伯蒂：首相大人，你真会让这个国家失去政府吗？

鲍德温：那要看国王究竟是想随心所欲，还是想承担民众赋予他的责任？

内景 洛格寓所 起居室 夜晚

全家一起收听一个受人欢迎的广播剧。

默特尔：出什么事情了，亲爱的？

莱昂内尔：没事。

莱昂内尔无助地耸了耸肩，瞥了一眼男孩子们。

默特尔：你看上去有点儿忧郁。

莱昂内尔：和一位病人闹了点儿矛盾。

默特尔：哦，是吗？

莱昂内尔：同他内心的阴影做斗争。

默特尔：难道他们不是因为这个才来找你的吗？

莱昂内尔：可是这个家伙……

默特尔：怎么了？

莱昂内尔：这个家伙真的可以成就一番伟业，而他却在和我较劲。

默特尔：也许他自己并不想成为伟人。

莱昂内尔沉默着。

默特尔：也许这只是你的希望。

莱昂内尔：我做得是有点儿过分了。

默特尔：去道个歉吧，莱昂内尔。对你们俩都有好处。有时候你确实太急于求成了。

内景 皮卡迪里 145 号 走廊 接前

莱昂内尔坐在走廊的一张椅子上。

脚步声响起。

伯蒂的随从武官，身穿军队制服，走了过来。他的态度谨慎而礼貌。

随从武官：非常抱歉，洛格先生，约克公爵现在非常忙。

莱昂内尔：我可以等他。或者我晚点儿再来。

随从武官：我刚才说了，约克公爵现在非常忙。

男仆打开大门。男仆和随从武官等候他出门。

莱昂内尔不情愿地离去。

内景 皮卡迪里 145 号 伯蒂书房 夜晚

伯蒂和丘吉尔分别坐在书桌两侧。

温斯顿·丘吉尔：阁下，这里面还有其他的考虑。他根本不关心国家大事的文件。缺乏献身精神和决心。有人担心，如果同德国交战，他会持何种立场。

伯蒂：我们会参战吗？

温斯顿·丘吉尔：事实上，我们的确会走到这一步。鲍德温首相也许会否认这一点，但希特勒的野心已经昭然若揭。英国很快就会和德国交战，我们需要一个国王带领我们并肩作战。

沉默。

温斯顿·丘吉尔：您有没有想过自己的尊号？

这个问题令伯蒂感到震惊，他的内心做着激烈的争斗，没有给予答复。

温斯顿·丘吉尔：“艾伯特”肯定不行。太德国化了。

稍顿了一下。

温斯顿·丘吉尔 乔治怎么样？在您父亲之后 乔治六世。也算是完美地继承了您父亲的遗志，您意下如何？

内景 贝尔维德城堡 起居室 白天  
伯蒂紧张地等着戴维。

戴维走进来，看上去很消沉。

伯蒂 戴维！上帝啊。你看上去精疲力竭！为什么不打起精神来？

戴维 伯蒂。我不得不离开。我已经决定了。

伯蒂 我不接受。你在任何境况下都不能做出这样的决定。

戴维 恐怕没有其他办法了。我必须和她结婚。我意已决。我……抱歉。

伯蒂 真是太可怕了。戴维，没人愿意这样。我根本不能接受。

内景 贝尔维德城堡 起居室 白天

戴维（通过无线电滤波器，旁白）：我终于能表达自己的心声了。我从没有想过刻意隐瞒什么，但依照法律的规定，在此之前，我没有为自己说话的权利。几小时前，我主动解除了作为国王和皇帝的职责。现在，已由我的弟弟 约克公爵，接替我的王位，在这里首先表达我对他

的忠诚，我拥护他。这是发自肺腑的话。

伯蒂、亨利，还有乔治站在那里，目睹戴维在退位文件上签字。

寂静无声。只有钢笔沙沙作响。

最终他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其他人也跟着签字。

伯蒂签名。

镜头停留在伯蒂的脸上。

内景 温莎城堡 书房 夜晚

戴维坐在他的书桌前，桌上放着一个BBC麦克风。像往常一样，他的讲话极为流畅。

戴维（通过无线电滤波器，旁白）：你们都知道促使我宣布放弃王位的原因。但是，你们必须相信，如果没有我所挚爱的女人的帮助和支持，我没有能力担负起这些沉重的责任，并履行我作为国王所应尽的义务……

内景 约克府邸 休息室 夜晚

伊丽莎白和伯蒂正在收听另一段无线广播。

戴维（通过无线滤波器，旁白）：……对我而言，做出这样的决定并不困难，因为我确信我的弟弟会凭借他在处理公共事务方面的长期锻炼……

伯蒂竭力克制自己的情绪。伊丽莎白握住伯蒂的手，给他支持。

内景 皮卡迪利 145 号 大厅 白天

伯蒂身穿象征着王权的海军元帅制服。

戴维（通过无线电滤波器，旁白）：……以及他卓越的才能……

外景 皮卡迪利 145 号 大厅 接前

戴维（通过无线电滤波器，旁白）：……将有能力立刻接替我的王位，并不





会阻碍和损害大英帝国的活力与进步。

伯蒂神情严肃地坐进一辆等候已久的劳斯莱斯车里。车子从路边慢慢驶出,透过车窗,他看上去非常恐惧。

人行道上,一群围观的市民被警察拦截住了。人群的外沿站着……莱昂内尔。

伯蒂从劳斯莱斯的车窗向外望去。他们的目光交会。伯蒂避开视线。劳斯莱斯远去。

内景 圣詹姆斯宫 前厅 同一天  
伯蒂紧张地等候着。

侍者向他示意,随后,他走进即位委员会大厅。

内景 即位委员会大厅 接前

委员会由以下成员构成——枢密院议员,上议院议员,伦敦市市长,伦敦市市府参事,以及其他英联邦国家的大臣们。

站在他们面前,伯蒂接过随从递给他的即位演说。

伯蒂的那些老毛病又复发了:颈部肌肉紧缩,喉结突出,下颚僵硬。

伯蒂 我今天与各位相见,是因为……

他的肌肉完全锁死。伯蒂谦卑地低下头。羞愧难当。

内景 约克府邸 走廊 同一天

伊丽莎白和女儿们正在做搬往白金汉宫的准备。女孩们收拾着她们的玩具小马。

莉莉贝特 妈妈,我们的新家里有地方放小马吗?

伊丽莎白 当然,亲爱的,一整座宫殿,有的是房子。

伯蒂出现了,仍旧穿着那套海军元

帅制服,他是直接从圣詹姆斯宫返回的。伯蒂假作勇敢,但却没有效果。此时,他极度需要来自家庭的抚慰。

他伸出双臂,期待女儿们跑过来拥抱他,亲吻他,那是他经受煎熬后的心灵慰藉。

莉莉贝特(看到父亲后,对她妹妹说道)行礼。

玛格丽特 国王陛下。

她们站在原地,规规矩矩地行屈膝礼。伯蒂的情感几近崩溃。

伊丽莎白 怎么样?

伯蒂微微摇了摇头。

内景 约克府邸 伯蒂书房 夜晚

伯蒂坐在他的书桌旁,面前的公文箱里堆满了文件,他鼓起勇气想要搞明白它们。此时已是深夜。

伊丽莎白穿着睡衣走进来。

伯蒂 我想熟悉一下这些公务文件。

他举起一系列公函。

伯蒂:从鲍德温那里送来的急件,我一个字都看不懂。还有戴维的财务状况。还有圣诞广播——我想我一定是搞错了。

伊丽莎白 那就不去演讲。

伯蒂:还有加冕典礼——这会是一个更大的失误。我不是当国王的材料。我只是一个海军军官。我不会干别的事情。

伯蒂垮掉了,猛烈地抽泣着。

伊丽莎白已经日益坚强,开始接受并适应眼前的一切,她温柔地对伯蒂说道——

伊丽莎白 亲爱的,亲爱的……我两次拒绝你的求婚,并不是因为不爱你,而是因为我忍受不了王室的束缚,忍受不

了四处出访,并且还要承担公众责任的生活,我不可能再安心过自己的小日子。但我想……他结巴得这么可爱……大家会放过我们的。

她温柔地将他那张写满了痛苦的脸庞捧在手心里。

伊丽莎白:但是,如果我必须做王后,我就要成为一位好王后。一位伟大的国王的王后。

外景 肯辛顿南街 洛格寓所 新的一天

远景。两辆大型轿车停靠在路边。

内景 洛格寓所 客厅 接前

前门传来敲门声。

透过结了霜的玻璃,可以看到外面有两个模糊的人影。

莱昂内尔打开门。

伯蒂和伊丽莎白站在那里。

伯蒂:等待一位国王的道歉,可能需要很长时间。

伊丽莎白:恐怕我们来迟了一会儿。

沉默片刻。

莱昂内尔:这是我家。默特尔去伦敦桥了。我确定孩子们都不在。

伊丽莎白(走进来):很温馨啊!非常温馨!

莱昂内尔拉出一把椅子,请她坐下。

莱昂内尔:喝茶吗,夫人?

伊丽莎白:好,我自己来。你们去吧。难道还要我武力驱逐你们吗?

内景 洛格书房 接前

两个男人走进来,落座。令人尴尬的一刻。然后伯蒂脱口而出。

伯蒂:这是你的先令。(将硬币放下)我明白之前你想对我说的这些话

了,洛格。

莱昂内尔:是我的方法不对。对不起。

伯蒂:现在我来了。民众是不是都已经做好收听两分钟静音广播的准备啦?

莱昂内尔:每位口吃患者都害怕自己会退回起点。我绝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你也不会。

伯蒂:如果我没能履行职责……戴维就会回来。我已经看到了那些标语——“保佑我们的国王!”他们说的可不是我。自古以来,君主都是从过世的人或是不久于世的人手中接过王位。可我的前任不仅活着,而且活得还非常好。真他妈的糟糕!我甚至连圣诞演讲都做不了。

莱昂内尔:像你父亲以前做的那样。

伯蒂:非常正确。

莱昂内尔:你父亲,他已经不在了。

伯蒂:他在。他在我给你的那枚该死的硬币上。

莱昂内尔:摆脱这些并不难。别总把他装在你的口袋里。还有你哥哥。你不用再担心那些5岁时让你害怕的事情。

停顿。

莱昂内尔:伯蒂,你现在已经完全能自己做主了。以后的硬币上印的就是你的肖像,朋友。

门外传来响动。

默特尔(画外音):莱昂内尔?

莱昂内尔:默特尔!

莱昂内尔站起来,身体紧贴着墙壁。

伯蒂:你没事吧,莱昂内尔?

莱昂内尔:没事。

伯蒂站起身,朝门口走去。

伯蒂 我们不出去见面吗？  
莱昂内尔（没有挪动）相信我，这很重要。

伯蒂 什么？

内景 洛格寓所 客厅 接前

默特尔已经走进来了，她张口结舌。

默特尔 嗯……嗯……

伊丽莎白：先称呼“陛下”，然后是“夫人”。

内景 洛格书房 接前

莱昂内尔 身体依然紧贴着墙壁，对伯蒂解释着自己默不作声的原因。

莱昂内尔：我一直没对她说……我们的事情。请坐，先歇歇吧。

伯蒂困惑地坐在椅子上。

内景 洛格寓所 客厅 接前

伊丽莎白 我听说，你丈夫称呼我丈夫“伯蒂”，我丈夫称呼你丈夫“莱昂内尔”。我想你不会叫我“莉斯”吧。

默特尔 陛下，您可以称呼我洛格太太，夫人。

伊丽莎白：见到你很高兴，洛格太太。

默特尔后退一步行屈膝礼。

内景 洛格书房 接前

两个男人听着他们妻子的对话。

伯蒂 洛格，我们不能这么等上一天。

莱昂内尔 没问题。

伯蒂 洛格……

莱昂内尔：嗯，我必须等待合适的时机。

伯蒂（意识到了什么）：你这个胆小鬼！

莱昂内尔 你说对了！

伯蒂下定决心，站了起来，推开门。



伯蒂 出去吧，男人！

伯蒂领着莱昂内尔走进客厅。

内景 洛格寓所 客厅 接前

洛格走进来，假装不知妻子已经回来了，他跟在伯蒂身后，做出一副吃惊的表情。

莱昂内尔 哦，嗨，亲爱的默特尔，你提前回来了。（意指伊丽莎白）看来你们已经见过面了！我想你还没有见过……国王乔治六世？

伯蒂 很高兴认识你。

默特尔盯着莱昂内尔，然后反过来将了他一军。

默特尔：国王和王后陛下一起在这儿用晚餐吗？

洛格和伯蒂被打打了个措手不及。伊丽莎白出面解围。

伊丽莎白：我们很愿意接受这样的盛情邀请，但……之前已经有约会了。真可惜。

莱昂内尔可算是解脱了。

外景 威斯敏斯特教堂 白天

Liz：伊丽莎白王后的昵称。——译者

远景。大街上,加冕典礼的准备工作正在进行——观礼台已经搭建完成,正在装饰地毯等纺织品。

内景 威斯敏斯特教堂 白天

加冕礼台的入口处安放着重信者爱德华的宝座。技术人员们忙着摆放摄影机,布置照明灯,安装无线广播的麦克风。

科斯莫·兰站在那儿迎候他们,旁边是威斯敏斯特教堂主教和其他一些跟班的,伯蒂与莱昂内尔停下脚步。

气氛明显变得冰冷凝重。

伯蒂 大主教。

科斯莫·兰 欢迎您,陛下。(指着大教堂,但是一语双关)陛下,这里将会有一番壮观的改造。请原谅我们还得继续做准备工作。让我给您介绍一下典礼过程吧。

他们走到一起,莱昂内尔跟在他们身后,保持几步远的距离。

科斯莫·兰:我们从西侧大门进来,然后进入教堂中殿。

伯蒂 大主教,您所有的讲话都要进行无线广播了。

科斯莫看到伯蒂盯着麦克风。

科斯莫·兰 无线广播就是一柄双刃剑。恐怕我还会允许他们拍摄新闻影片。当然我会亲自剪辑的。

莱昂内尔 不能有片刻的迟疑。

伯蒂 这位是哈利大街的莱昂内尔·洛格医生,我的语言专家。

科斯莫·兰 专家?如果知道陛下需要助手,我肯定会亲自为您推荐人选的。

伯蒂 洛格医生会参加我的加冕典礼。

科斯莫·兰:我会和主持牧师说的,不过这可能很难办。

伯蒂:我希望……洛格医生能坐在国王的包厢里。

科斯莫·兰:只有您的家人才能坐在那儿,陛下。

伯蒂 所以说包厢很合适。

莱昂内尔:那么,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们需要一些场地做排练。

科斯莫·兰 哦,亲爱的朋友,这是威斯敏斯特大教堂!教会必须为国王陛下做好准备。

莱昂内尔 我的准备工作同样重要。两个男人对视片刻。

莱昂内尔 而且要完全不受打扰。希望您不要介意。

伯蒂 这也是我的意思,大人。

科斯莫·兰(冷淡地) 我会让教堂按您的要求准备的……今天傍晚吧。陛下。

科斯莫·兰简单地地点头,转身离去。

内景 威斯敏斯特大教堂 当天晚上

脚步声回响起来。莱昂内尔走



进来。前方,他看到科斯莫·兰正平静地与伯蒂交换着意见。当莱昂内尔走近他们的时候,科斯莫·兰不告而别。

莱昂内尔:真不敢相信,我能从乔叟,亨德尔,还有狄更斯的身旁走过。一切都好吗?我们开始练习吧。

伯蒂坐在一把仪式用椅上,并没有站起来。

伯蒂:我来这里不是彩排的,洛格医生。

停顿——

伯蒂:当然,你从来不称呼自己“医生”。是我这么叫你的。没文凭,没受过培训,没资格证明。穷有一身的胆量。

莱昂内尔:是星室法庭的调查,对吗?

伯蒂:你还希望我信任你,并受到完全平等的对待。

莱昂内尔:伯蒂,我在温伯利听过你的演讲,我当时就在现场。我儿子劳里说:“你能不能帮帮这个可怜人?”我跟他他说:“如果我有机会。”

伯蒂:就凭你是一个失败的演员吗?

莱昂内尔:我确实不是什么医生,我演过一些戏剧,在酒吧里朗诵,在学校里教雄辩术。世界大战来临时,很多小伙子从前线返回家中,他们患有弹震症,说不出话来,有人对我说,“莱昂内尔,你在演讲方面有一套。你难道就不能帮帮这些可怜的家伙吗?”我为他们做肌肉治疗,放松训练,但我知道若想根治就必须更加深入。那些可怜的孩子因为恐惧而失声痛哭,却没有一个人愿意用心听他们诉说。我的工作就是让他们重拾对自己声音的信心,让他们知道还有一个朋

友愿意倾听。我相信你也有同样的感受,伯蒂。

伯蒂:你把自己说得很崇高。

莱昂内尔:可以调查。这些都是真的。

伯蒂:已经调查过了!你根本不知道是谁在死死地盯着我,我为你做担保,而你却没有任何证明。

莱昂内尔:但有很多成功的例子,我不能给你一份资格证明——我也没有接受过什么培训。我所知道的一切全都来自我的经验,而那场战争就是经验之一。牌匾上写着,“L.洛格,语言矫正”。没有“医生”,我的名字后面没有跟着这两个字。(装出一本正经的模样)把我关进伦敦塔吧。

伯蒂:我会的,如果我愿意!

莱昂内尔:以什么罪名?

伯蒂:欺诈!战争迫在眉睫,你却让这个国家接受一个说不出话来的国王。毁了我的家庭幸福……原因就是为诱惑一个头戴光环的病人,你早就知道自己根本不可能治好他!

他绝望的情绪汹涌而出。伯蒂猛地站起来,从莱昂内尔身旁大步走过去。

伯蒂:我会像疯狂的国王乔治三世一样,留下一个疯狂的结巴国王乔治的

---

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内的“诗人之角”因埋葬14世纪诗人乔叟和文艺复兴时期诗人斯宾塞而得名。后来,英国著名的文学家如莎士比亚和狄更斯等,都在这里建有墓室或墓碑。——译者

是英国中世纪设立的一个“特权法院”,因在威斯敏斯特宫内的星室(Star chamber)开庭而得名。主要处理普通法庭无法审理的刑事案件或特殊性质的案件。——译者



称号,让自己的民众在最需要他的时候大失所望。

莱昂内尔坐到虔信者爱德华的宝座上。

伯蒂:你在干什么?站起来!你不能坐在那儿!

声音重叠在一起——

莱昂内尔:为什么?不过是一把椅子。

伯蒂:不,不是,它是圣爱德华的宝座!

莱昂内尔:还有人在上面刻名字呢!

伯蒂:这把椅子只有历代国王和王后才能——

莱昂内尔:就因为它绑了一块大石头!

伯蒂:那是斯昆石。你竟然敢藐视一切——

莱昂内尔:我不关心这个。我也不关心有多少王室的屁股曾坐过这把椅子——

声音重叠——

伯蒂:听我说……!

莱昂内尔:为什么要听你说?!你有什么权利?

伯蒂:神赋的权利,你必须服从!我是你的国王!!!

莱昂内尔:不不不,你不是!你自己跟我说的。你说你不想当国王。我为什么要浪费自己的时间听你说话?

伯蒂:因为我有权要求别人听我说话!

莱昂内尔:为什么?!

伯蒂:作为一个人!我有权发言!!!

莱昂内尔(平静地):你当然有。你

如此不屈不挠,锲而不舍,伯蒂,你是我认识的最勇敢的人。你一定会成为一位伟大的国王。

伯蒂瞪着他。

从暗处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

声音: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陛下?

伯蒂:没事,大主教。

科斯莫·兰:洛格先生,我已经找了一位英语语言学家代替你,人家的资格证明无可挑剔。所以,这里不再需要你服务了。

伯蒂:你说什么?

科斯莫·兰:国王陛下可以询问或者被告知结果。您没询问我,所以我告知您结果。

伯蒂:那么我现在告知你,关于我的私人问题,由我自己做主。

科斯莫·兰:我关心的是那颗我要为它戴上王冠的头。

伯蒂:大主教,我对此非常感激,可它是我的头。

科斯莫·兰:卑职告退。

科斯莫·兰一个急转身,走开了,留下伯蒂浑身发抖,内心充满了愤怒和忧虑。

莱昂内尔:谢谢你,伯蒂。我们可以彩排了吗?

伯蒂再一次坐到加冕典礼的座

---

Stone of Scone:在苏格兰抗英战争时期,爱德华一世从一个名为斯昆的村庄掠走了象征苏格兰王权的“斯昆石”,将它作为战利品带回伦敦。“斯昆石”又称“命运石”、“加冕石”,是古代苏格兰国王加冕时的“王座”。爱德华一世下令将“斯昆石”镶嵌在一张精雕细刻的高背橡木椅上,以此作为占领苏格兰的象征。——译者

椅上。

莱昂内尔：当你和伊丽莎白从西门进入时，人们会唱着赞美诗“我很高兴，当他们对我说”向你们致敬。其实你不太高兴，因为他们会唱上很久。然后，你的朋友大主教会登上台阶向你走来，他会说，“尊敬的陛下，您愿意宣誓吗？”你说……

伯蒂：“我愿意。”

莱昂内尔：你当然愿意，我去最后一排试一下，看看是不是连你的老保姆都能听到。“您会按照大不列颠、爱尔兰、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的土地和习俗来管理您的人民吗？”

伯蒂：“我对此庄严宣誓。”

莱昂内尔：大声点儿！我在最后一排听不到你的声音。

伯蒂：“我对此庄严宣誓！”

莱昂内尔：很好！“您会依据法律和公正，以一颗仁慈的心，做出您所有的决定吗？”

伯蒂：“我会。”“我会！”

莱昂内尔：然后是长长的一段关于维护信仰的内容……废话，废话，全都是废话。最后，你会说……

伯蒂：“此前承诺的所有誓言，我都将履行和维护。上帝保佑我。”

莱昂内尔：你要说的就这么多。四句简短的对白，亲吻宣誓书，签上你的名字。然后你就成为了——国王。如此简单。

随后，传来胶片投影仪微弱的嗡嗡声。

内景 白金汉宫 放映室 新的一天

银幕上：加冕典礼——百代新闻

短片。

王室一家人正在观看新闻短片。伯蒂，伊丽莎白，莉莉贝特，还有玛格丽特。科斯莫·兰和他的助手在一旁伺候。另外还有一名影片放映员。

玛格丽特·罗斯：大主教，您差点儿把王冠戴反了！

科斯莫·兰站起来，身体遮挡着银幕，急忙解释。

科斯莫·兰：殿下，有人把标识王冠正面的线给拆掉了。

伯蒂：可别给弄丢了，大主教。

莉莉贝特（从科斯莫·兰身后探出头）：大主教，您挡住爸爸了。

伊丽莎白：很好，非常好。大主教。

科斯莫·兰：哦，希望国王和王后陛下对此满意。

加冕典礼的短片已经放映完了。下一段新闻胶片的标题是“希特勒在纽伦堡”，接下来的镜头是他在检阅迈着正步的军队方阵，周围是一望无际的人群。随后，希特勒疯狂地发表演说，极具煽动性。

科斯莫·兰（对放映员）：现在你可以把它关了。

伊丽莎白：不，等一下，继续放吧。

莉莉贝特：您还是坐下吧，大主教。

他们继续观看新闻短片。

莉莉贝特：他在说什么呢，爸爸？

伯蒂：不知道，但是看上去他很会演讲。

银幕上，人声鼎沸。

银幕下，伯蒂注视着短片中的希特勒。

内景 白金汉宫 会议室 新的一天

鲍德温前来觐见伯蒂,他的面容苍白而憔悴。

伯蒂:早上好,鲍德温先生。

鲍德温:早上好,陛下。祝贺您的加冕典礼。非常隆重。

伯蒂:谢谢你,首相。幸运的是我只需重复一些简短的誓言。以后我可能不会这么走运了。

鲍德温:陛下,我今天请求见您,是因为我即将辞去首相一职。

伯蒂:鲍德温先生,我对此表示非常遗憾。

鲍德温:内维尔·张伯伦将会接任首相一职。在一个原则性问题上我做出了错误的判断。我很难相信世上竟然会有希特勒这样毫无道德感的人,整个世界将会第二次被抛入毁灭性战争的深渊。丘吉尔自始至终都是对的。希特勒的野心一直没有变。我很抱歉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离您而去。陛下,以我之见,恐怕您将会面临最严峻的考验。

内景 洛格寓所 白天

洛格全家围坐在一起收听无线广播。

张伯伦(画外音):现在,我在唐宁街10号首相官邸向你们发出如下通告。今晨,驻柏林的英国大使馆已向德国政府递交了最后通牒。通牒声明,在11点之前如果英国没有收到德国方面准备立即从波兰撤军的答复,英德两国将处于战争状态。我现在必须对你们说,我们没有收到任何有关的消息,所以,从现在起,英国正式对德宣战。

内景 白金汉宫 伯蒂书房 白天

1939年9月3日。伯蒂身穿制服,

坐在办公桌前批阅文件。哈丁,国王的私人秘书,疾步走来。

哈丁:总算写好了。这份就是。六点钟开始直播。我已经算过了,演讲大概需要九分钟。所有的语法措辞都已审核过了。首相也会到现场。您的演讲将向全国直播,包括整个大英帝国,还有我们前线的战士。

伯蒂:立刻请洛格过来。

哈丁退了出去。伯蒂一个人凝神注视着演讲稿。惶恐不安。

内景 洛格车内 白天

劳里开车送洛格去白金汉宫。透过车窗,他们看到政府建筑外已经堆满了沙袋。

莱昂内尔(抬头望着天空):看,防空气球。他们的动作可真快啊。

防空警报鸣响。

劳里:我们要不要把车停下,找个地方避一避?

洛格:不,接着开吧。我们不会有事的。

(切至)

内景/外景 白金汉宫外 洛格车内  
洛格通过安全检查。

内景 白金汉宫 四方院

洛格急匆匆走进白金汉宫。汽车驶离。

内景 白金汉宫 更衣室

洛格挂好雨伞、外套和防毒面具。

内景 白金汉宫 楼梯

哈丁正在楼梯上等候洛格,他将演讲稿递给洛格。

哈丁:国王的演讲。离直播时间还有四十分钟。

莱昂内尔匆匆拾级而上。

内景 白金汉宫 伯蒂书房 白天

伯蒂(身穿海军制服)洛格(系着黑色领结)正在进行排练。

伯蒂(口吃严重):“我们将面临一段黑暗的日子,我我……”

莱昂内尔:再来。

伯蒂:“我们将面临一段黑暗的日子,我我……”

莱昂内尔把犹豫变成语气停顿,心里默念“天佑吾王”。

伯蒂:我一直都在念,显然没人听我的。

莱昂内尔:长时间的停顿是明智的——这会让重大场合更加庄严肃穆。

伯蒂:那我可就是有史以来最严肃的国王了。莱昂内尔,我没法演讲。

莱昂内尔:伯蒂,你一定能行!

伯蒂:如果我是一位国王……我的权力在哪儿?我能组织政府,提高税收,对外宣战吗?不,但我仍然象征着一切权威。为什么?就因为整个国家都相信,我的声音代表了他们的心声!而我却说不出话!

仿佛这一切并没有发生过——

莱昂内尔:我们从头再来一遍。“在这庄严的时刻……”

伯蒂(犹豫片刻,然后):“在这庄严的时刻……操操操……或许也是我们历史上最危难的关头……操操操……(唱起来)我向我领土上所有的子民……”“p”这个音总是让我犯愁。

莱昂内尔:利用“a”这个音跳到“p”,然后接着念:“子民,无论是在国内还是……”

伯蒂:“啊——子民,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海外……”

莱昂内尔:漂亮。

伯蒂(唱道):“……传达这份消息,哒哒哒,啦啦啦……我怀着同样深厚的感情……向我领土上的所有子民……操他妈的混蛋……真希望我能够挨家挨户走入你们的家门……”

莱昂内尔:现在你脑海中应该是——“我有他妈的发言权!”

伯蒂:他妈的,他妈的,只有我他妈的自己说自己听!

莱昂内尔:来段华尔兹!动起来!跳起来吧!

伯蒂(跳着华尔兹,唱道):“对我们大多数人而言,这将是我們一生中经历的第二次……”

伯蒂又卡壳了,他停下来。

莱昂内尔:停顿一下,然后再念“我们……”。在这儿做一个停顿。

伯蒂:我做不到。

莱昂内尔:伯蒂,你一定能做到。让我们看看最后一段。

伊丽莎白:伯蒂……时间到了。

伯蒂和莱昂内尔对视了一眼。

伯蒂向门口走去。

他停住脚步。

透过深邃的纵向空间,一个麦克风正静静地等候在那里。

仿佛是一条隧道。仿佛又回到了温布利。

伯蒂踏上了漫漫长路,他的妻子,还有他的语言专家,陪伴在他左右。

内景 白金汉宫 迎宾室 接前

伯蒂,莱昂内尔,伊丽莎白,一起朝



着麦克风走去。

他们一路前行，一只威尔士矮脚狗叫了起来。

第一间屋子里，安放了一个巨大的扬声器，若干座椅码放整齐以备人们收听广播。科斯莫·兰，首相内维尔·张伯伦，还有丘吉尔都已到场。

伯蒂：首相先生。很高兴这么快就与您见面了。您的到来让我颇感欣慰，我想今天您一定很忙吧。

张伯伦：陛下，希望那些该死的警报不会打扰我们聆听您的演讲。

伯蒂：还有那几只可怜的小狗。（对丘吉尔）祝贺您。海军大臣。

温斯顿·丘吉尔：国王陛下。

伯蒂（朝直播间点头示意）：长路迢迢。

丘吉尔离开科斯莫·兰和张伯伦，陪着伯蒂向前走。

温斯顿·丘吉尔：祝您好运，陛下。我也很怕这个……仪器。因为我自己也有语言障碍，您知道的。

伯蒂：我不知道。

温斯顿·丘吉尔：家族秘密。舌系带

太短。听说做一个手术就可以治愈，但是那太危险了。我最终把它变成了自己的财富。

片刻的沉默，两个男人惺惺相惜。

伯蒂：谢谢你，丘吉尔先生。

丘吉尔点点头，走到自己的座位旁，伯蒂则向另一个房间走去。

伯蒂：还有多长时间？

莱昂内尔：只有三分钟了，陛下。

前方，装潢漂亮的迎宾厅里，气派的桌子上放着一个麦克风。

旁边，是一架摄影机以及一些照明设备——为拍照做好了准备。

伯蒂、洛格，还有伊丽莎白，谁都没有在意这些。他们径直走过去，转过一个弯——我们看到几间毗邻的小屋依次向纵深延伸，在尽头，是一个麦克风，悬挂在门框之内一人高的位置上。电缆杂乱地通往各个房间。

他们首先经过两间放着音频设备的小屋，几名技术人员全都系着黑色领结，准备工作均已就绪。

伯蒂开始紧张起来。

在直播间门外，他看到了BBC的伍德先生。

伯蒂同他握手致意。

伯蒂：伍德先生。

伍德：祝您好运，陛下。

洛格、伯蒂和伊丽莎白走进直播间。

内景 直播间 白天

令人生畏的BBC麦克风，放置在一个小得令人惊讶的房间里。它被悬挂起来，这样伯蒂就可以站着讲话，洛格对这样的安排感到满意。顶棚已被压低，并被装饰成令人愉悦的颜色。演讲台是一张



旧课桌,用木块垫起来,以便适合伯蒂的身体高度。

洛格随即打开窗户,让空气流通起来。

伯蒂没有说话,走过去检查那个阴森森的麦克风。

他伸出一只手,用小指接触麦克风,同时用大拇指抵住下巴。

伯蒂:我有一个蓟花刷。我有一筛子筛过的蓟花和没筛过的蓟花。

伊丽莎白:伯蒂,亲爱的,看看这个是不是开着呢!

莱昂内尔:记着,红灯会闪烁三次,然后它就会按我的要求熄灭,我可不希望你在演讲的时候一直被这个魔鬼般的眼睛盯着。

伊丽莎白:你一定会讲得非常好。

伍德:还有一分钟,陛下。

伊丽莎白面带灿烂的笑容退出直播间,伍德关上门,将伯蒂和洛格留在里面。

伯蒂:不管这次结果怎么样,我都感谢你,感谢你为我做的一切。

莱昂内尔:给一个爵士勋章?

他们对视一笑。

伍德(画外音):还有二十秒钟。

莱昂内尔:把所有事情都忘了,只想着是在说给我听。说给我听,像对朋友那样。

直播间里的红灯开始闪烁。

红灯第二次闪烁。

伯蒂集中精神。

红灯第三次闪烁。

莱昂内尔伸开双臂,唇语,“深呼吸!”

红灯熄灭。

直播开始。

伯蒂双手颤抖,演讲稿像干树叶一样窸窣作响,颈部肌肉紧绷,喉结突出,嘴唇僵硬……所有的老毛病又都复发了。

几秒钟的时间流逝。但仿佛过去了很久。

内景 BBC广播电台 控制室 白天

技术人员们身穿西服,系着领带,外面套着科研工作者式的白大褂,头戴笨重的耳机,监视着一排排令人生畏的电子管和仪表盘,他们聆听着,在这令人不安的静寂之中,只有静电噪音在噼啪作响。

内景 白金汉宫 国王的书房/直播间 白天

紧张气氛溢于言表。

伯蒂和洛格互相看着对方。

洛格面带微笑,非常平静,充分地信任这位他陪伴着的男人。他的信心极具感染力。

伯蒂深深吸了口气,然后慢慢呼了出来。他的喉咙开始放松,双手不再颤抖——这都是他曾经练习过的。

伯蒂:在这庄严的时刻,或许也是我们历史上最危难的关头,我怀着同样深厚的感情,向我领土上所有的子民,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海外,向你们每一个人传达这份消息。真希望我能够挨家挨户走入你们的家门,当面向你们诉说。

他演讲的声调缓慢而有节奏,并非完美无瑕,但却没有停顿。

内景 迎宾室 白天

试听室内:伊丽莎白的双手紧紧地攥住椅子的两侧,当伯蒂开始平静地演讲,富有韵律的声音从扩音器里传出时,

她才慢慢放松下来。

内景 / 外景 蒙太奇段落 各种场合

白金汉宫里的达官显贵们；默特尔和两个男孩子一起，人们在家中，在酒吧，在工厂里收听广播。一群士兵，包括安东尼·洛格。玛丽王太后在自己的寓所里。法国南部别墅，戴维和沃利斯表情忧郁地聆听着。聚集在白金汉宫外的人群，正通过扩音器收听国王的演讲。镜头跳转到伯蒂这儿，他已经慢慢地找到自信了。

伯蒂（广播中的声音）对我们大多数人而言，这将是我們一生中经历的第二次战争。一次又一次，我们努力寻求一条和平之道，求同存异，以解决我们同现在已经成为我们敌人的国家之间的争端。但这一切都徒劳无益。现在我们被迫卷入一场战争。我们必须同我们的盟友一起，向邪恶的信念发起挑战，如果任由它横行，世界所有的文明与秩序将毁于一旦。这样的邪恶主义，剥开它的全部伪装，其实质就是“强权即真理”的野蛮教义。为了我们自己所爱的人，为了全世界的和平与秩序，毫无疑问我们必须奋起反击。怀着这样一个崇高的信念，今天，我在此

号召我的人民，无论身居国内还是远异国他乡，请你们怀抱同样的信念加入到我们共同的事业中来。我希望你们保持冷静，能够在这场严峻的考验中坚定不移地团结在一起。任务将万分艰巨。迎接我们的将是一段黑暗的日子，战争有可能会从前线阵地向城市蔓延。但是，在我们眼中只有正义，我们也只能为正义而战，在此，我们虔诚地向上帝做出我们的承诺。

内景 白金汉宫 直播间 接前

伯蒂，以他平静而温和的方式完全驾驭了演讲，堪称精彩。当他总结陈词的时候，每一位在场的人都充满了敬畏之情。

伯蒂：如果每一个人，如果所有人，都能毅然决然地坚守这一信念，在上帝的庇佑下，我们一定会赢得胜利。

内景 白金汉宫 迎宾室 接前

在试听室，我们看到伊丽莎白·丘吉尔、张伯伦，还有科斯莫·兰，所有人都神情振奋。

内景 BBC广播电台 控制室 白天

技术人员们同时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

内景 白金汉宫 直播间 接前

莱昂内尔和伯蒂互相对望着。

静默。

莱昂内尔：你讲得真是太棒了，伯蒂。

莱昂内尔关上窗户。

莱昂内尔：遇到“w”的时候，你还有点儿结巴。

伯蒂：偶尔有点儿口吃，他们才知道那是真正的我。

伍德打开门。



伍德：祝贺您，国王陛下。专业播音员的水准。

伯蒂：谢谢你，伍德。

伯蒂和莱昂内尔向直播间外走去，周围掌声一片。

他们在那张放着麦克风的桌子前停下脚步。

伯蒂坐下，摄影师为他拍下官方照片。

莱昂内尔：你的第一次战时演讲。祝贺。

伯蒂：将来会有更多的演讲。谢谢你，莱昂内尔。

伯蒂站起身，握住莱昂内尔的手。

伯蒂：谢谢你，我的朋友。

莱昂内尔：谢谢……国王陛下。

内景 白金汉宫 迎宾室 接前

伯蒂朝试听室走去。

伊丽莎白走到伯蒂面前，温柔地亲吻他的脸颊。

伊丽莎白（深情地在他耳畔说道）：我就知道你很棒。

伊丽莎白向莱昂内尔望去。

伊丽莎白：谢谢你……（有史以来第一次）莱昂内尔。

伯蒂：我们走吧？

伯蒂继续前行，接受科斯莫·兰、丘吉尔以及张伯伦的祝贺。

温斯顿·丘吉尔：我自愧不如啊，陛下。

这绝对是丘吉尔式的最高赞誉。

科斯莫·兰：国王陛下，佩服得令人无话可说。

张伯伦：祝贺您，陛下。

伯蒂：谢谢，各位绅士。

伯蒂将莉莉贝特揽入怀中。

伯蒂：爸爸讲得怎么样？

莉莉贝特：一开始有点儿磕巴，但后来就好多了。

伯蒂亲吻她的脸颊。

伯蒂：上帝保佑你。（然后抱起玛格丽特）你觉得呢？

玛格丽特：讲得太棒了，爸爸。

伯蒂：那当然啦。

伯蒂调整好自己，然后向阳台走去，透一扇扇窗户，隐约可见外面等候的人群。

相隔一定距离，伯蒂同洛格目光交会。两人颌首致意。彼此相知相惜。

外景 白金汉宫 阳台 白天

国王，他的王后，还有两个孩子，向人群挥手，接受着他们的敬仰与爱戴。

伯蒂朝天空望去。

主观镜头：银色的飞艇在空中盘旋着执行警戒。

阳台上，伯蒂和伊丽莎白，国王和王后，得到了人们的认可和称赞。

莱昂内尔站在暗影中注视着他们。

字幕

1944年，国王乔治六世授予莱昂内尔·洛格英国皇家维多利亚勋章。

这枚勋章是专门用来奖励为君主做出贡献的个人，心怀感激之情的国王使莱昂内尔·洛格成为英国骑士团中的一员。

国王战时的每一次演讲都有莱昂内尔陪伴在其左右。

这些广播使国王乔治六世成为英国抵抗精神的象征。

莱昂内尔和伯蒂在余生中一直维持着亲密的友谊。

（完）

《国王的演讲》主演 英国  
电影演员科林·费斯





《国王的演讲》主  
演 英国电影演员海  
伦娜·博纳姆·卡特

